

供於招辭乎凡私買藥材外一切勿為乃國法也自 上守法當
堅如金石如有犯法之人不論權貴一切治罪可也法若一撓後弊無
窮安可以戚里之故廢其經常之法韓景祿非不知私買之禁而
以買資公然付希壽其不畏法甚矣希壽既受買資以去而於
禁府推鞠之時指稱公主家物以為免罪之地其為奸濫莫甚
於此冬至使任鼎臣書狀官金慶元既受糾檢之任而譯官所
帶私買矇然不察致令譯官猥濫至此其失職大矣請韓希壽
依法推治韓景祿推考任鼎臣金慶元依事目施行答曰金舜臯
事如啓韓希壽已命照律治罪有何更為依法推治之事乎不
允韓景祿及使書狀並推考可也希壽事久啓以私買受去改照
律

史臣曰花梁地僻固非控制諸鎮之處而新設水營防禦不甚
關而其害則大矣朝廷之設營不得其當也嗚呼一國之民不
遑寧息壯者長立於行伍弱者見侵於保卒無一夫秉耒耜而
田卒汗萊今年秋成之望永絕衣食之源已竭民將何所依

乎寇賊未至而邦本已悴今之國事未知何如也

乙丑憲府啓曰韓希壽被捉段子多至七十七匹所買之價豈盡人參正布而飾詐納段自 上亦信其招辭非徒不窮訊其價之為何物而又還給現捉段子極為未便請窮訊價物而其段子沒官答曰韓希壽事有何未盡而更為窮訊乎私買云者亦非欲自用也無識之人不知法禁而受去豈可沒官乎不允久落不允

丁卯日北有珥色內赤外黃白

己巳兵曹啓曰今者武科覆試臨迫取人之數不得已預定之矣議諸大臣則於初試六百人內取三百人殿試則以此數試才為坐次云或欲取二百五十人云或以為如此則人數過多殿試一日內恐難畢試只取二百人為當云未知從何議乎傳曰此非平時故欲廣取武才矣取二百人可也○以李重慶為弘文館校理姜暹為副校理

庚午禮曹判書洪暹啓曰高陽副正億孫有他婢妻子而未贖

身故其妻願以女子之次子奉祀事上言而判下內未贖身賤
妻子奉祀未便依願施行臣等考諸大典繼後條則嫡妻俱無
子者以本宗為後而無外孫為後之例若依判付為公事則禮
文與父子之倫皆毀矣請議于大臣沈連源尚震尹旣議紳不
享非類是故凡奉祭祀當以同姓親屬主之世俗嫡妻無子者
以外孫作收養為一家私政者容或有之而亦未合禮况自該
曹立法許令奉祀有乖倫理恐不可開例傳曰法不當故議得
如此矣以一家之政使自處置可也○諫院啟曰朝廷之清選
莫如讀書堂舍人司居是地者皆一時之名士也賜暇之真以
讀書養氣為事而時有弛張之道亦可也但下人作弊不加禁
戢耽玩聲妓不勤讀書豈國家優待書堂之意也至於舟車各
有所屬舍人司濫占私用極為未便前因繕修之時臺諫請以
議政府所占車子歸於漢城府即蒙俞矣此非但繕修之時
所當行也以事體言之舟車何得屬於舍人司乎今者諉以繕
修已畢舍人司行用如前其不顧公議甚矣况今車夫等經繕

修之後疲困已極而舍人司差役之使朝夕繼至不勝其苦將
盡逃散自 上每加矜恤之意澤不下究臣等不勝痛憤請
舟車依法皆屬工曹漢城府自今以後讀書堂舍人司官負如
前不改者推考治罪答曰舍人司舟車行用已久不可屬於該
司但如前恣行差役則至為非之矣今後禁戢勿令泛濫而仍前
恣行者則推考治之可也賜暇之負當以讀書為事而下人作
弊不可禁戢耽玩聲妓不勤讀書云臺諫必有聞見而啓之分
明更啓諫院回啓云論列其弊而不請其罪者只欲以今後不
改者推考治罪也答曰妓工設立本意專為國家祭享宴饗而
非為書堂也近日招致妓工之負令法司分辨推考可也其後讀書

堂官負補啓賢金繼輝柳順善
姜克誠洪天民朴淳六負見推

壬申兵曹啓曰武科試取之數議于大臣則三公與本曹之意
以為此非常時之例取二百人為當殿試時規矩以騎射及貫
革片箭中酌兩試之則日限無不足之理府院君尹元衡議二
百過多不無僥倖之患當取一百云傳曰二百非徒似有僥倖

出身之後若不盡用沉滯者必多亦豈無冤不可不慮三公兵曹更議以啓三公等回啓曰雖取二百人甄拔任用各當其材而如僉使萬戶及禁軍亦以此填差則自無沈滯之患故以二百啓之答曰如啓○政院啓曰今朝日候昏霧內外觀象監候察官登臺候望則兩種或如黑色彗豆或如佐槐草名實收拾以啓傳曰兩種之異連縣不絕憂慮不已○夜月暈

甲戌憲府啓曰黃海道黃州鳳山載寧安岳土地斤鹵沮洳唯蘆葦茂盛居民取之以資生業其來已久故去癸丑年諫院論啓還給貧民既已蒙允為該曹者雖有仍屬內需司之命所當據公論堅執而泛然行移使國家有與民爭利之嫌至為非矣今者鳳山居民八十餘名以生理無路呈狀訴閤果為矜惻請依前日諫院所啓勿屬內需司許民取利近因年凶稅入不敷倉廩虛竭經費不足司贍綿布亦以邊患前年所用幾至五百餘同其餘支用亦多一年所用過於所入之數雖節省浮費亦將難繼昭容金氏穀價自上為先王後宮特命以司贍

寺綿布給之當此國儲虛竭邊圉多事之時何必汲汲以久遠
庫藏之物還償年久納穀之價以虧大計乎請依戶曹公事以
慶尚道布子題給答曰鳳山等官蘆田可屬於內需司故已令
仍屬矣昭容金氏穀價事 先王後宮累呈上言故令司贍寺

給價也不允久啓皆不允○大司諫朴民獻等上劄略曰近年
以來非常之變慘酷之災沓至駢臻劉向所謂將亡之兆胡安
國所謂天之示變者無不現矣近日又有兩種之異臣等不暇
遠考古事往年連歲兩種其後民罹凶歉之貢國被寇盜之禍
其應甚慘今者又有往年之災以 殿下之明聖其於遇災恐
懼之道宜無所不至然以臣等耳目所覩記言之 殿下所以
修人事答天譴者槩乎其未也臣等竊觀朝廷之間私情日勝
公道掃地人物注擬之際務從公道雖有 上教之丁寧請托
之行紛紜如前軍官自望之時主將擇之雖有臺諫之論啓片
簡之請苟且依舊銓曹之官亦不能自由時人至有言曰察訪
別坐僉使萬戶軍官皆有定價此雖時人已甚之言世道之不

淑於此可知雖然一時之習尚在於人君風化之而其本在於
一心之正苟有偏私之繫其何以正朝廷其何以正百官乎今
者惻怛之教勤恤之政雖日下之而弊風未祛民瘼未除言者
以為今之內外之辨未嚴也內需之弊愈甚也韓景祿犯私買
之禁 殿下何必問於差備皆主減獲之投托者內需司何以
受之如此之弊蠲竦於治化而求其矯弊政消天災不亦難乎
嗚呼應災之道固當先其本而後其末然豈如本末兼舉之為
羨也先儒以側身修行為應災之本以避殿減膳為應災之末
此則以先後輕重而言之也非以為從事於其本而不舉乎其
末也人君遇災而不為避殿減膳則所謂恐懼修省者將何以
見之哉荅曰予以否德叨承丕緒衆災疊現心懷戰慄固知攸
措欲為避殿而當修應災之本不必舉文具末節故不為矣請
托之弊不能卒革良可嘆也內需之弊愈甚云未知到今愈甚
之事也景祿非如朝官可問於差備故欲知虛實而招問也劄
辭當留意焉○以朴忠元為承政院右副承旨閔時中為司憲

府持平

乙亥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溉啓曰昔在 祖

宗朝凡邊方備禦之事專委兵曹 中宗朝丁丑年間別設備邊

司厥後朝議以為未便故罷之壬辛丑年復設至今行之雖然

邊備諸事不使兵曹主之別設他局甚妨事體况提調負多議

論動經數日坐致稽緩以失機會其害甚大請依 祖宗朝故

事凡千軍政皆使兵曹掌之 啓曰欲革備邊司之意前既啓之

矣自上之意亦已盡言在平時猶不可卒革况於事變憂慮之

時尤不可輕議自上以為不可革也沈連源又啓曰 上教至

當三公掌軍國重事雖不稱都提調之號若有大事自然道然

臣請勿稱都提調 啓曰如啓○夜月暈

丁丑 上迎勅于光化門外進獻咨極帝乃降勅○日微暈有兩珥黑氣

一道自日上直上天中長一匹布許暫時而滅夜月暈

戊寅 上御朝夕講○以禮曹公事豐基郡守韓琦奪白雲洞書院所屬之田付與寺刹事

傳于政院曰觀此公事實若至此則豐基郡守豈止於推考

而已乎使本道觀察使作急審驗馳啓可也○夜月暈

已卯 上御夕講夜對○夜月微暈

庚辰夜有星見于軫星北五六度許似有芒角指西暗亂不明

辛巳 上御朝講輪臺夕講○傳于政院曰元子輔養官則今

年夏自 上當命某某宰相矣來丁巳年秋封世子後於冬至

使之行奏請則戊午春天使必來矣此意諭三公領府事尹元

及禮曹承文院○以南原因人丁詮事掘尹仁遣史官收議于

三公領府事沈連源議丁詮掘破人墳之罪當不至於死且匿

名書當初不宜取實而推鞠但以承服而還諱故乃加拷訊然

至於十九次之多而發明初非關係國家之事而必欲究竟恐

乖欽恤之仁以已服之辭科斷何如尚震尹尹元衡議湖南人

心頑悍雖因小嫌必殺其父母之塚此風不可不革匿名書在

法不可取但當初既因尹仁怒之啓命推而筆迹比對小無

可疑故一一承服及其結案取招時知其罪重還諱不服其情

尤為頑黠禹齡丁諡之子以證父之故數多加刑果為未安丁諡則

正犯之人以十九次受刑還為分棟則恐乖懲惡之道

當初尹仁恕位

許於元魯故其議如此

傳于政院曰三公議則如一以已服招辭照律可

也○日暈左有珥夜良方如火氣彗星見於軫星東北七八度

許尾指西南長一尺餘色微白○慶尚監司馳啓曰奉化縣巨

川雖大旱未嘗斷流而今忽斷流云

壬午 上御朝講正言李憲國曰頃見禮曹公事則韓琦至為

無狀前者周世鵬李滉作書院於安裕所居之鄉以屬公田屬

之以供儒生而自 上賜號及書冊崇儒重道之意至矣韓琦

以所屬之田給於空門云洪暹在此 豈偶然聞而啓之乎洪暹

曰書院地形深邃可合葺修之所而且有田以供儒生故士之

往棲者甚多而非初試入格者則不許韓琦以年少子弟使往

讀書迷劣之人挾父兄之勢凌轢儒生故儒生皆散去云其奪

田事則非韓琦之所為乃內需司之所為也然為韓琦者宜報

監司轉達于朝廷然後給之可也不報監司徑自給之此則韓

琦之失也○上御書講○夜流星出弧星入天社星狀如梨尾

長一二尺許色赤彗星見於軫星東北八九度許在太微東垣外尾指西南長一尺餘色微白

癸未沈連源尹浣啓曰近來災變疊現又有彗星之變臣等俱以無似冒慶相位故也退黜臣等而擇任賢相則可以弭災矣請速遞免

史臣曰連源為相頗有殖貨之譏然以青陵之父據首相之位而權勢不至於薰炙性又恭謹無戕物害人之心時人以此妻之既精敏有才而無器局性又諂佞每於經席之上必窺 聖意所在而回互其說居家極其奢侈唯以善於華語為一身長技置諸六卿亦其不稱况在具瞻之地乎

荅曰近者災變連綿又有星變此自上不德不能仰荅天譴之故也勿辭連源等仍啓曰避殿減膳雖末節然內外本末不可不兼舉避殿減膳何如荅曰依所啓當避殿減膳耳且台災致變亦豈不由於人之寬闊乎令刑曹及八道審理冤獄使無積滯可也連源等又啓曰求言雖似文具然遇災則不得已為之况

有所懷者不無其人請求言答曰如啓○下求言教 王若曰

粵念災祥之有徵實由善惡之所召揆諸天而不爽驗乎人而

靡違盍求致祥之方用飭轉災之術予以寡昧叨守丕基恒憂

懼如一日式克至十餘年莫見小康之成效反致衆孽之疊現

天屢兩種地輒震動頑礦反且鳴焉長川流復斷焉日蝕三朝

雷誦深冬白虹貫日黑霧蔽天非常之變可愕之災無歲無之

愈出愈恠無名芒角之妖星是乃暗亂之毒彗已足恠於聽聞

亦豈出於偶然斯不見吊於仁愛之天其何能免乎傷敗之至言

念及此若無所容感於渺冥雖未知某事之當應驗必昭著夫

豈非是予之攸速視諸已往可知將來心為出治之原而有所

求正歟民乃邦家之本而有所不恤歟朝綱不振歟兵政不修

歟學校廢而然歟異端盛而然歟教化不明乎法令不一乎爵

賞失中歟刑獄多寬歟公道不行歟賄賂盛行歟公私儲竭而

奢侈毀俗歟官闈不嚴名器紊亂士習偷靡賢良遺棄歟凡此

數事足以致變而召災豈無一言可以省愆而糾繆避殿減膳

既舉應天之具陳善閉邪當進格王之言以盡露其肺肝期少
補於國家雖激訐而過中竟優容而褒直斯嘉言之罔伏將
災咎之旋消體予疚懷遍諭中外○夜彗星見於軫星東北十一
度許在大微東垣外尾指西南長一尺五六寸餘色白流星出
張星下入坤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甲申諫院啓曰臣等伏見賈誼師保之篇教養之道貴在幼少
之時其要在於擇前後左右之人而三代之禮至擇保姆之人
其慎擇近侍可知也伏見元子岐嶷夙成皇天之所保佑宗
社之所攸屬億萬年無疆之休又係於此則其所以重國本而
永固天命者其可以不至乎請依 中廟輔養 仁宗之例差
出端謹之人使之進見教導而自 上教以當待夏節斟酌差
出臣等不知天下之事豈有大於輔養元子而反同凡常之事
姑待後日乎臣等近聞朴漢宗又侍元子不勝駭愕漢宗本以
詭譎驕傲之人用心行事極為無狀一國之人無不知之使元
子知其姓名已為不可其可使知其面目乎况一國臣民咸曰

吾君之子其黜望之心為如何哉若聞漢宗得侍元子則孰不
失望乎命哲命吉凶正在今日輔養官請速差出伴任導由之
責使漢宗屏迹以遠不正之人

史臣曰漢宗賦性奸狡自中宗朝入侍掖庭為承傳之任

當仁宗未寧時知病勢無復可望旋廢侍衛即附大王

大妃殿交通外內助成禍亂叅衛社功臣封密城君至是侍
功挾勢鴟張無忌物論憤鬱莫敢開口而又令入侍元子之所
人皆驚愕終以此陞宗品死於牖下可勝痛哉

答曰元子輔養予豈不欲速為乎然自上斟酌以處之也在下
不可迫促也當依前命以夏節為之漢宗雖曰詭譎驕傲前已
懲之不可每論且合侍於元子之所故非偶然計而送之也久
啓不允

史臣曰漢宗以陰譎之資昵侍元子其他日之禍必基於此
國家危亡之兆已著焉為臺諫者所當牽裾批鱗危言讜論
期於回天可也而一無切直之辭反以二三月論啓為久而

遠即停之可乎彼小小彈劾之事煩論不已以塞其責而國家大事則視為尋常不為力爭如以為吾君不能而停之則是孟子所謂賊也臺諫如是又何取哉噫

○日暈兩珥夜坤方巽方北方如火氣三角山白雲峯腰巖石崩長四十尺

乙酉夜月微暈

丙戌彗星見於太微東垣外在軫星十四度去北極七十九度尾指西南長二尺五六寸餘焰入太微東垣內九卿星下色白流星出太微垣五諸侯星八翼星狀如拳色白其行屈曲無尾丁亥日暈夜雲開處彗星暫見還隱坤方南方如火氣

戊子兵曹啓曰近來日氣漸和且有非常之災上下皆為惶懼此單子中人書武臣皆武臣可用之人如有事變不得已用之此

人等著散在四方則倉卒之際難為聚合若付習讀或內禁衛或軍職而聚在京師則雖有事變可以用之也罷散之負啓請收叙極為重大不得已敢啓傳曰褒貶居下經二年收叙亦法也辛敬輿

等罷職未久高琬等奪告身亦不久事變未出之時徑為收叙未便此人等聚于京中有所事變則或付軍職而送之可也今不可收叙也○彗星見於太微東垣外在角宿初度去北極六十五度尾指西南長三尺餘光芒射及東垣第五星色白黑氣一道自巽方至坤方布天良久而滅開城府南部井中如牛乳六七度而止井邊大石良久搖動

巳丑彗星見於周鼎星上在角宿三度去北極五十八度尾指西南長三尺五寸許焰及諸侯星上第一星色白流星出南河星入北極星下大如鉢尾長七八尺許色白流星出北斗第一星入紫微東垣第一星狀如梨尾長一二尺許色白北方如火氣慶尚道陝川日暈兩傍復有二日並生日色或黃或黑良久乃滅

二月庚寅朔夜一更彗星見於寅地自二更至五更彗星見於招搖星上在元宿初度去北極四十四度尾指西南長四尺許色白巽方南坤方如火氣流星出尾星入南方天際狀如拳

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辛卯以高景虛為兵曹正郎黃瑞為司諫院獻納李元祐為會寧府使○夜一更彗星見於艮地自二更至五更彗星見於天槍星在元宿八度去北極三十二度光芒至北斗杓第一星尾長五尺許色白又有如風水相激聲自東方向西方

壬辰

上御晝講于思政殿簷下

時以災變避正殿

檢討官朴啓賢曰

近來天災物恠疊見層出稽之古史則山崩泉竭彗孛飛流亂亡之兆也昔宋神宗時有大水之災司馬光請罪已求言則陳疏闕下者數千餘人近日雖有求言之教無一人陳疏者言路似塞至為寒心傳聞江原道蔚陵島黑鳥蔽天飛出沿海等處此非常有之物有似為氣所驅黃海道豐川地黃黑鼠遍野相戰黃鼠敗死布地云都下喧騰此雖虛傳訛言不祥請速訪問上曰災不虛生必有其應天地乖戾未知又有何事自上憂慮固極○傳于政院曰今日經筵官所啓黑鳥黃鼠等事下書于本道監司虛實訪問可也○上御夕講○夜彗星見紫微東垣內自三更至五更彗

星在尚書星陰德星間去北極二十度尾指西南光焰及天床星長五尺許色白

癸巳禮曹落曰庶孽許通事目內良妻子至孫許通應赴試者

其母及祖母邊良籍并考覈令者武科入門官以鄭德命德命以得

舉擊錘許寃而令禮曹詳察改云祖母之所生母良籍不得現納故不令許赴

云若并考祖母所出之地皆無痕咎然後許赴則應赴者十無

一人似非許通庶孽本意然事目既如此其祖母良賤根因在

所當考傳曰以法見之則祖母以上良籍當考之矣如此則可

赴之人十無一二人處遣史官收議沈連源議庶孽許通事

目內其母及祖母邊良籍並考覈若有失行及改嫁者勿許赴

云鄭德命內外祖母根脚必須考覈定是良人然後方可許赴

如不得現納良籍則似難許赴尚震尹漑之議亦同領中樞府

事尹元衡議庶孽許通事目內其母及祖母邊良籍並考覈云

者欲知其祖母之良女與否也其當身之於祖母世代不遠良

賤族派人所易知鄭德命之祖母若是良女則許赴無妨今若

必考祖母之父母邊良籍然後許赴科舉則應赴者無人矣許通本意恐非如是也

史臣曰元衡以妾為妻其欲許通庶孽固其本心也

傳曰鄭德命祖母良人與否兵曹察而許赴可也彗星見於紫微宮內女史星西北距北極十六度餘光芒指女御宮星尾長四尺餘色白

甲午彗星見紫微宮東垣北至北極十八度氣至五帝坐星尾長四尺許指西色白流星出織女星入閣道星大如鉞尾長二丈許色白

乙未流星出太微西垣入軒轅星下大如梨尾長三尺許色赤彗星見紫微宮北傳舍星前氣至華蓋星去北極二十三度餘尾二尺許指西南色白

丙申上親傳釋奠祭香祝御勤政殿簷下出文科製述題

祖不以王溥官平明御光化門外試武科○諫院啓曰今年別

試武科多至二百人此雖因倭寇聲息廣取武士至於文科則

不然他日不為宰相臺諫又必有人民之責焉若取之不重則一時之望亦輕豈可使以次上次中出身者取笑於人乎大抵科舉之法苟且則一時之人必生僥倖之心不如勿取之為愈也請於文科殿試文武科重試未入格者分數不多者並勿取

荅曰知道自上取之之時當斟酌為之○夜彗星見於紫微宮後傳舍星北去北極三十度尾指西南長二尺許色白流星出北斗星下八北方天際大如鉞尾長二三尺色赤○京畿驪州陽城地震清洪道清州地震

丁酉諫院啓曰戶曹參判尹釜以兩親年老陳達似若窺避

聖節使

釜曾以其父母年過七十啓達

上雖寬而容之然為尹釜者何敢以

此上達哉既已筮仕委質於君身躋宰相之列榮寵極矣一為赴京之使便稱親老以為窺避之計其於臣子之義何如近來此習日長若此不已將不可以為國不可不懲請尹釜推考荅曰尹釜非窺免之計只陳情而已不必推考三改依允○日暈左珥冠有氣抱在日左色白申時日又暈兩珥重暈內外暈皆

有背內赤外青夜密雲月微暈彗星不見○黃海道平山地有聲如雷自西北向東南而止其終如折木聲江陰地震

戊戌夜密雲彗星不見四更雲開彗星暫見良地○慶尚道咸安梁山固城丹城東萊機張鎮海巨濟昌原泗川漆原晉州金海熊川地震

已亥 上問安于 大王大妃殿時移御○夜一更彗星入乾

方天際至四更一點不見自二點至五更出見於良方王良星下去北極四十一度餘尾長一尺許指西色白

庚子備邊司啓曰今者僧軍勿役事內需司受教移牒呈于備邊司矣年前緣築城造船等事調發僧軍今春尚未畢役故間有調發之官今此公事若因受教行移于各道使之勿役則諸寺僧人等據此為例雖有緩急莫肯從令則恐非細事也况僧人之中勇力驍健安養休息者不可勝計何可諉諸僧類而勿令赴戰乎且號令當自政院而出可也至於內需司受教牒呈則政院之外似若又有喉舌之地政出多門雖小事尚且不可

况此用軍大事乎今若不矯此弊則軍興多事之際其弊恐有不可勝言者此公事請姑停

史臣曰內需之設初非帝王至公之道然在 祖宗朝內需之所與不過收本宮奴婢之貢應大內不時之用而已事雖未公其弊則少今也干預外政恣張威勢內假受教之言外制百司之權朴漢宗之詭譎文繼宗之狡詐相繼操弄乃與遠近僧徒交相締結共為唇齒非徒於施予之際極意周旋甚至於調軍大事托稱內教曲護緇髮以累 聖德嗚呼內需之弊一至於此也且內需司之弊備邊司猶能言之居諫諍之地任弼違之責者反效金人之緘口亦獨何哉

荅曰今非禦敵之時而築城幾畢終歲役僧頓無休息之時姑休其力○諫院啓曰今者以有武才堪為將帥者勸讀兵書令東西班文武官二品以上臺諫侍從六曹郎官六品以上各薦三人可為將帥者所任非輕而薦舉之人素無名望則其薦不重人誰取信乎况可為將帥之人非人人所可知也漢之韓信

唯簫何知之唐之郭子儀唯李白知之苟非識量高遠何以知其人之真可用哉請令東班堂上以上西班二品以上各薦可為將帥者文官一人武臣二人使之并讀兵書而非文武官則不薦答曰如啓○夜一更彗星入於乾方天際至四更不見五更彗星見于艮方王良星下去北極四十三度餘尾長七八寸許指西南色白辛丑 上御思政殿簷下出文科重試題策問出御光化門外試武科重試○左議政尚震以病呈辭不久○日南有珥夜水星見西方流星出昂星入乾方天際大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赤月微暈彗星見於艮方壬寅日暈夜月暈

癸卯日暈

甲辰夜彗星見於艮方去北極四十九度半色白

乙巳彗星見於艮方去北極五十度半

丙午以洪曇為司憲府大司憲宋麒壽為刑曹參判李友閔為司憲府執義崔塢李重慶為掌令黃瑞李文馨為持平申汝棕為司諫院獻納○夜彗星暫見於艮方

丁未 上御晝講○有雲形如練布自乾方至艮方漸移東方而滅色白彗星見於艮方

戊申 上御朝晝講夜對○禮曹判書洪暹啓曰大典立後條嫡妾俱無子告官立同宗支子為後者蓋以有妾子者不得取他人之子為後也又曰雖有妾子願以弟之子為後者聽云者蓋以妾子之父生存而其意不欲食於妾子之手若其父既沒妾子之嫡毋獨存則不可捨其夫之妾子而取其夫姪子為後明矣近歲以來國家執法不堅或夫沒後其妻未忘平日猜妬之心不欲令妾子奉祀呈上言願以其夫之姪為後時蒙特恩許以為後者頗多去癸丑年收議三公及該曹其議曰嫡長子有妾子者非同生之子勿許為後自有此議之後不得為父後之妾子或呈上言或呈該曹欲破六寸八寸十寸兄弟之為其父後者欲從願則父子曾定至服養父母之喪者還為姪子事似重難欲仍定不改則不但子不得父其父大典無妾子然後方許立後之法亦廢癸丑年大臣獻議又將不行矣今將并與癸丑以前

久遠為後者一一如大臣等議盡改之而還許妻子為後乎將
從立法以後計之乎請更議以杜紛爭之路且彼為嫡母者上
言每舉庶人只祭考妣之語不欲以妻子為後臣等詳大典本
意則妻子承重之註曰妻子承重者祭其母於私室止其身觀
此註則專指妻子之承重者不當并與某品祭幾代之文混而
論之蓋妻子身雖承重其母為賤故祭于私室止其身而其承
重之父及祖則自當依士大夫之例祭之無疑今世婦人不欲
令妻子奉祀者必據此為證聽之者亦時有異同之論此條亦
請議定傳曰知道當收議蕪落耳領議政沈連源議前議非同
生之子勿許為後云者同生之子於其父為親孫故得承祖以
上之祀而為後也外此則非其孫故不得承祀矣既知其非類
而不得神之享祀則何論法之先後乎且稽國法庶人只祭考
妣云者專指無職庶賤之人非指士大夫之妻子也大典註云
妻子承重者祭其母於私室止其身觀此則其意可知左議政
尚震議禮曹取稟立後公事極為詳著若依癸丑年立法而自

前非同生之子為後者一切罷繼則非徒惹起訟端妨貴習長
先王判付亦棄不用事體未穩舉行重難癸丑年立法以後違
法為後則聽理改正為便承重妾子不在只祭考妣之列大典註
解亦必載錄右議政尹旣議父子人之大倫而嫡子無後則妾
子奉祀之法昭載國典雖千百世不可改易者也該曹所謂近
歲以來執法不堅云者乃一時有司之失而間有特許者亦有
司不請循典章之過也如以天倫為重則豈可以一時苟定之
父子為疑而反使其妻子不得父其父乎臣意當遵先王畫
一之法為是庶人只祭考妣云者指輿臺僕隸之賤而言之若
士大夫妻子孫則雖三醫雜類之職皆與於文武百官之列奉
其先祀當隨其品豈可使只祭考妣乎婦人之不欲令妻子奉
祀者必舉此為言與聽者之時有異同之論皆不解法文而然
也此何足以更議而定之領府事尹元衡議法典內嫡妾俱無子
立同宗支子為後云有妾子不得取他人之子為後明矣時或
有宰相之人雖有妾子強欲以姪為後者呈上言自上特命

從願是乃待宰相之權宜也非人人所得授以為例也况夫死之後妻獨存焉捨其夫之妻子而以其夫踈屬任意立後冒呈上言此甚違於法一時雖有特恩為有司者執法防啓以固隄防可也法典一毀末流已濫此癸丑年所以收議而定之也然今若以癸丑年以前久遠為後者一切追改則曾許為後服喪三年父子之分已定其於情理並皆未穩自癸丑年立法之後行之何如庶人只祭考妣之語以其父母非士族也士大夫之妻子承重者則自當依士大夫之例祭其父祖無疑傳于政院曰依癸丑年議施行議前事不須更改雖在癸丑年立法之後如宰相呈上言特蒙判付者則亦不可改也○以慶尚監司啓本傳于政院曰日變非尋常又有斷流之變恐懼憂慮之心尤為罔極

正月二十九日陝川三日並日晉州奉化川流又斷

○夜彗星見於良方月暈

已酉放文武科重試榜文科取工曹佐即梁應鼎等九人武科取副司果柳溶等二十人放文武科別試榜文科取生負李民覺等十二人武科取忠順衛朴漢輔等二百人

取二百人者李浚慶建議為之其意備倭

冠故如是廣取且以為當時之習本競成風武人尤甚若出科
目者則銓曹自當擇用而武士亦饒前途能檢身不為冒濫干
進也然取二百之後奔競之習尤甚
○白虹貫日日色黃薄
而出於科目者冗雜衆人咸嘆之

左右傍有戟氣色青白傳于政院曰日變如此至為驚愕不知

有何事憂慮罔極政院啓曰臣等見慶尚啓本極為駭恠而今

日又有白虹貫日之變共為憂慮焉災變之應雖不可知以人事

見之飢饉連仍民生困悴倉廩皆虛調度不給軍額不實國勢

岌岌將不能支恐有土崩瓦解之患自
上當恐懼修省近者

臺諫論執之事以衆情公論啓之而自
上牢拒自古帝王須

順人情始可致和豈宜違拂衆情牢拒公論也今日日變非常更

加省念答曰所啓當矣予雖不敏豈不念國事乎上天震怒下

民困極勢不能支憂慮罔極
不知所為近日不從臺諫所啓

非違拂衆情也自上斟酌為之矣未知以此有災變也○弘文館

上疏言修身弭災之道曰正一已嚴宮闈曰開言路正士習曰

恤民隱固邊圉答曰疏辭當留念焉○卯時白氣一道自東方

至西方如布練冒日彌天暫時而滅辰時日暈白氣一道自東

北指西南貫日布天長二匹布許暫時而滅午時日布交暈色外青白內黃赤白虹貫日未時申時日暈冠色內赤外黃夜彗星見於艮方

庚戌漢城府啓曰今月十九日未時三角山曾溪寺後峯巖石四五丈許頽落云此乃三角山腰中雖不如白雲峯之變亦是非常故敢啓傳曰知道近日巖石屢崩災變連綿不知有何事也憂慮固極此意政院知悉○諫院啓曰人君遇災而常加兢惕於心者所以敬天也人臣警災而常思戒飭於君者所以愛君也頃在正月十二日之後慕華館盤松池墻底蟾蜍負子或二或三而累累然循墻而去連晝夜不絕不知其數其後遇風雪死者甚多古老相傳前所未見而漢城府終不啓之入於正月二十三日軍器寺池水無故自湧立有頃而止匠人及典僕等見者甚衆亦是可恠之甚者而其日晝直官負不在其司因以掩覆不聞於上輦轂之下可恠之災亦未盡達於聰聽則四方可知也豈人臣愛君警災之道也漢城府堂上軍器寺其日晝

直官負請並推考濟州在滄海之中頃因飢荒人民多死如被
賊變內無守卒故朝廷令加里浦僉使珍島郡守為濟州援將
當其援兵到濟州之時賊若直搗加里浦珍島則雖有守城假
將士卒以其假將之令而不聽則事機之失決於呼汲將有陷
城失地之禍雖悔何益若有聲息之時離鎮去城則民心驚擾
去年崔濬徑度碧波一邑無主將至於空虛足以鑑矣濟州應
援之將雖不可不遣豈無可遣之人而必以加里浦僉使珍島
郡守而遣之乎請以此意問于備邊司十分商確使處置得宜
答曰皆如啓近來非常之災連綿今觀蟾蜍池水之事未知以
何事致此變乎固知攸措○日暈異方如火氣黑雲如氣自東
指西方布天良久乃滅

辛亥 上御朝講○日微暈戴自朝終日濁氣蒙冒日暉黃薄

兩種其狀或如黑大豆或如佐槐子

草名合歡

或如蔓菁子夜彗星

見於良方流星出三台星入北河星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

赤

壬子諫院啓曰今者非常之變可恠之災駢至荐臻彗星未滅
白虹貫日山崩非一兩種連仍天之視變極矣築城之後習陣
之舉道路絡繹加以外寇有伺釁之患倉庫無一年之蓄可謂
岌岌乎殆哉此正惕慮憂勤之時如武臣觀射文臣儒生庭試
講經雖是勸獎之事臨軒親試責出晝物之供弊亦不貲請觀
射講經命官為之庭試則勿為答曰前則雖避殿之時或有殿
講晝物之供而在下不詳知故如是啓之方今人心極慢自便
成習托於災變凡國家常行之禮每欲停之是有法而不欲其
行也立而不行則莫若當初不立也被抄文臣製述則事目已
立輕廢未便命官可也講經製述俱是一體亦不可獨廢製述
大抵如此勸獎事當自上斟酌為之○夜彗星見於艮方

癸丑 上御朝夕講○夜艮方雲氣或合或開彗星乍見乍隱

甲寅 上御朝講○自朝至巳時四方濁氣蒙霧日色薄夜彗

星見於艮方○京畿長湍府天西空中白日無雲處有聲隱隱

如雷雉雞皆驚

乙卯 上御朝夕講○自朝至巳時四方濁氣蒙霧夜南方巽方東方如火氣慧星暫見於艮方

丙辰 上御朝晝講夜對○諫院啓曰全羅右道水使崔豪當倭賊隱泊草島之時望見賊鋒先自懼怯退避不進南挑浦萬戶丁傑獨進力戰全船捕捉崔豪於啓聞之際歸功於已至陞嘉善南方之人至今痛憤既得重加便懷自足不復戮力於國事且以右水營當賊路要衝之地莫如避之以軍機重事置之度外御史搆奸恃軍器所備反不如各鎮浦且日以畋獵為事不恤軍卒用刑慘酷至割人耳貫以竹片下人嗷嗷不勝其苦請崔豪拿推本道充軍嘉善加並改正自古善用兵者必以足食為先食不足雖有兵不可以用之前朝之末外寇侵陵兵連禍結民不洽農公私匱竭終至於御廩不繼足為後戒國家自有倭變以來郡國繹騷括兵之舉誦令嚴急一家有丁夫雖至五六皆編於兵籍或以習陣或以習射贏糧往來長在道路今方農作之時野無秉耒之人加以點閱之闕皆徵米布備納之

際賣其田財又不能繼則流離失所愁慘之狀不忍形言當此之時若不改轍田野將盡為荒蕪之墟國勢至此何以保之况兵貴乎精不在乎多村巷之民驍健能射者鮮矣平日不操弓矢加以飢困之餘厓羸已甚若盡驅於矢石之場亦將望風奔潰反為彼賊之餌者多矣故為今之計莫若精抄勇兵以任禦敵之役減其餘丁緣諸南畝俾專治農事而分防之兵計其道里赴其附近之鎮分番休息以養其力習陣習射雖不可廢今非農隙之月亦當量其踈數隨宜試之不使廢農請以此意下諭于八道監司及兵水使答曰崔豪拿推充軍事如啓嘉善加則以軍功賞之不可改之不久累啓不久○流星出大角星入軫星下狀如拳尾長八九尺許色白流星出右攝提星入太微東垣內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赤彗星乍見乍隱昧爽時見於壁星北尾一尺餘指西南色白

丁巳都摠府堂上啓曰去十六日野雞自東飛來坐于府屋上亦頃飛向議政府意後苑多雉故或飛來而更思之則後苑亦

遠此非可來之地故敢啓○夜彗星見於寅方在壁星北去北極六十度尾指西南長二尺許色白流星出天厨星八紫微東垣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白東方異方如火氣

戊午對馬島主遣其下人調以來告日本賊倭欲作耗貴國云慶尚道觀察使曹光遠受其書契馳啓傳于政院曰今者災變連縣方虞事變之時觀此啓本倭奴要功巧詐之言雖不可盡信然非徒累次報變亦有往年之驗諭於京外防備諸事務極措置日新待變俾無後悔可也調又接待當令大臣該曹同議以啓○夜東方如火氣黑雲一道如氣長二匹布許著天良久乃滅辰巳地北火氣彗星見於寅地在壁星北尾指西南長二尺許色白濁氣旋蔽

已未大臣備邊司禮曹同議啓曰書契中意下書于八道俾加備禦何如且別遣船不為接待雖是約條而今此調久以特送出來姑令上京接對

其書吳略曰對馬州太守平朝臣宗成長
謹飛羽檄朝鮮國禮曹大人足下春正月
二十日從日本傳來東夷西戎欲犯大明不敗而去
小船數百隻也密議曰庚午年飛于大明不敗而去
年初赴于

朝鮮敗軍對馬無日通信令朝鮮知故也今出奇計先攻傳曰馬島聚東夷西戎之勇者日夜賊于朝鮮那無勝理云

如啓○以京畿監司書狀傳于政院曰今二月二十五日空中有聲云其日於大內亦聞此聲而入直內外觀象監官負不為書啓推考可也○上御夕講○艮方異方南方西方如火氣

三月庚申朔

辛酉傳于政院曰近日兩種連霧日出亦有赤氣霧氣亘塞已有旱徵言于該曹修溝壑淨阡陌可也

壬戌氛氣警天日色黃薄白氣二道如匹練橫布南方日微暈夜流星出左攝提星入北方天際狀如鉢尾長一尺許色赤彗星輻見於卯地

癸亥氛氣警天日曾影薄日微暈夜巽乃乾方如火氣

甲子諫院啓曰玄風縣監申遠為文河縣監時剝割民生瘠公肥已闔境教教不堪其苦請罷其職以懲貪汚之習

史臣曰守令之貪汚剝割者豈獨申遠哉特以無權勢之可倚故得以彈之耳有人題于牙山地要路院曰牙山傲虐依

查頓大興貪污愧令弟蓋以牙山縣監韓興緒與沈鋼連婚
故謂依查頓之勢而傲虐也大興縣監趙俊秀乃士秀之兄
而士秀時以清廉稱之故謂俊秀之貪污有愧於令弟也
答曰申遠以一時之過失永廢終身則無改過自新之路不
兄

乙丑諫院啟曰伊川君壽禮前以有行至蒙聖朝褒獎而感受
媚女冠紅粧長在其家唯其言是從使正妻守其本家而疏棄
不見以婢僕畜之給以月料至今其嫡女無所仰賴未免跽泣
其於夫婦父子悖戾如此不知前日之所以有行者何心也今
日之安於薄行者又何心也公論激發不能掩覆宗薄寺欲收
冠紅粧囚禁則又箴匿不許其拒有司之命是無朝廷也其可
謂知君臣之義乎所犯如此其可齒在朝列乎妻妾之間自有
其分僭擬之罪國法至嚴而冠紅粧蠱惑其夫縱恣無忌壽禮
到其本家遣人察之使不得見其妻面離間骨肉使奪嫡女
之新奴婢給其所生之子其蔑法干憲莫其請壽禮先罷後推

冠紅粧囚禁推考國家置宗簿寺以王子為內提調即古宗正之官又以他宰相差外提調使參於議論而可否相濟又有正以下之真掌糾察宗室如有不法隨其聞見完定其議以告於提調而啓之例也今者伊川君壽禮之事正以下完定告於提調而沈光彥托以文字之誤不即啓之且曰吾為提調公事豈不可自斷乎壽禮之罪人所痛憤而光彥為其提調不以糾檢為心反沮公論極為未便光彥請遞宗簿寺提調而推考答曰壽禮推考則自有其罪不須先罷冠紅粧事如啓沈光彥則不須遞提調推考治罪可也久啓不允○以趙士秀注驕狼偏

於善嘗為李洪胤所誣三省雜治之惟善曰吾以忠孝立心反得譏逆之名士秀以推官聞其語憤然曰此子曾在館中所言如此吾為大同成時已為兼弘文館提學李冀為兼同知經筵事知為如此之惡矣聞者喪膽

丙寅氛氣翳天○成均館生負安士俊等五百餘人上疏曰臣

等伏見殿下念召災之由下求言之教其恐懼修省之意至

矣第未知所以求言之心果出於真實之誠耶夫上以誠求則下

必以誠應之而教下閱月曾未聞一人伸喙抗言仰答聖問以

裨今日弭災之策者此豈下無愛君憂國之人而然哉必見 殿
下有求言之名無求言之實 雖言之而必不見用故也 殿下
嗣服初年未遑他事先復兩宗上而公孤卿相侍從臺諫下而
大學粉袍草野踈賤伏闕閱月言直義激此非一人之私言乃
一國之公論 天聽颯然竟莫之回是 殿下以舉國人言為不
足恤也自是士氣摧沮人心解弛有志之士投袂無言 殿下
之國事日非邦本日危而 殿下未之知也人心於是乎搖言
路於是乎塞矣臣等竊觀曹植之疏其危言切論實發於憂國
之誠而正中時病之急也 殿下若能察納而行之則弭災消
變之道必自此而根本矣 殿下嚴拒其言大示訑訑之色人
心不服言路杜塞士林之望於是乎缺矣臣等竊聞養世子不
可不端齊肅敬慎教自冲年左右與居當擇正人况今元子春
秋漸盛輔養尤急所當擇慈祥篤實之人置諸左右使之見正
事聞正言也不可使奸佞闇豎蝮竦於其側而潛消默奪於冥真
之中也近來臺諫以朴漢宗之事論啓多日而 殿下堅執而

不從退一妖邪小宦有何難事而牢拒公論以致物情之憤鬱
至此極耶嗚呼 殿下即位以來所行之事率多拂人情塞言
路而今者外示求言之名而以為應災之文具一國臣民誰信
其出於真心耶無恠乎教下踰月未得一嘉言也臣等伏見今
日之變前代之所未聞山崩川斷天怒已極彗星妖石其應可
畏其餘冬雷凍蟾池沸井乳之變愈出愈恠難以殫紀以此人
心凶凶邦本不固 殿下高拱深宮安知人心之搖一至於此
耶不知 殿下以今日之災為出於偶然耶何不舍已從人革
去偏私庶幾應天以實之道乎臣等伏聞 殿下之教有言異
端盛而然耶此正 殿下悔悟之地而抑所以順人心開言路
之實也臣等竊聞 殿下避殿減膳省費減祿固是遇災警懼
之義意而諸山供佛之費猶舊也衆刹醮僧之用自在也 殿
下每以國儲虛竭為憂佛宇之費實是國儲之尾閘而 殿下
曾不減萬分之一二臣等竊恐 殿下敬天之心或者不如敬
佛之誠也 殿下嗣位以來奉佛雖勤而凶荒荐臻老顛壯散

十室九空加以邊釁屢興生民魚肉是何佛力不能致祥而反致災耶 殿下至今尚未悔悟臣等之惑滋甚伏願 殿下順人心開言路不以一己之私意作好作惡而臣民之所同好者好之所同惡者惡之不以一己之偏見為是為非而朝廷之所共是者是之所共非者非之一念慮之萌一言事之發純粹明白少無瑕翳然後渙汗大號可以協羣情而合天心矣答曰子以否德叨主臣民闕失多矣衆災疊現憂慮罔極徒切自責方今上下可否而無噤口之弊也兩宗非今新設而諸山寺刹亦未知別有供佛之事也輔養元子為臣子者獨慮而子獨不念乎宦官之用當自上知其賢否而任之非諸生所論也曹植則不知君臣之分故只言予意而已

史臣曰是時大妃崇佛元衡諂佛 主上雖有英明之資

焉能免供佛之譏乎元衡又以為 中廟經亂推戴之君下

之所言畏而易從今則不宜如 中廟之時以此等語尋常

受潤以致言路日塞國勢岌岌可勝歎哉

丁卯諫院啓曰國家於馬政非不修也而近年以來馬不蕃息
去年倭變之時倉卒抄兵而戰士無馬搜索民家非徒事體顛
倒民之失馬者頗多怨口嗷嗷極為未便朝廷懲其此弊令東
班參議以上西班牙二品以上各出馬一匹以備今年緩急之用其視
奪民家之馬事體不侔矣但試馬於戰陣之間必先調習而後可
用備邊司限日令納品馬烙印而還給其主使養之養之不勤則
固可以治其罪也但調習而可用於戰場非知馬者不可為也入
情各私其已物焉今之赴戰之人若以其馬為已物則其調習也
必馴議者以為及今無事之時揀選有武才而無馬之人以其品
馬給之使之調習有事以此用於戰陣有功則永給無功則還納
于司僕寺又以馬帖給納馬之真受牧場之馬如復有變調養還
納則公私兩便而馬不之絕可以壯軍威而捍外侮請以此意識于
備邊司兵曹使之詳盡處置答曰如啓○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子
氛氣翳天日暈夜月

暈

已巳備邊司啓曰曾經二品實職正三品堂上實職人真降付

軍職者八道監司皆納戰馬且東西班各品人負軍裝預先整齋後本司點考且京江戰船格軍勿論有無役公私賤無遺抄出如有自稱上司衙門典僕皂隸羅將婢夫拒逆者囚禁重治事請捧承傳且各品所納戰馬臺諫以分給武士無馬者啓之然品馬之數未滿百匹許多武人難以遍給不可續續抄給况無馬者必是窮人如此凶年自資亦艱何能喂馬乎莫如依前事目還給本主善養以待緩急之用傳曰如啓

庚午夜彗星見於卯地

辛未夜彗星見於卯地

壬申日暈色內青黃外白暈內渾如淡墨夜彗星僅見卯地

癸酉 上御晝夕講
自此以下其御
下與上同 ○夜月赤無光

甲戌 上御朝夕講 ○夜月色赤

乙亥 上御晝夕講 ○日出時色如血二丈高有光耀夜月赤

無光

丙子 上御晝夕講 ○司諫院大司諫朴民獻等上劄略曰朴

漢宗有驕傲詭譎之慝又負宮闕失火之罪當初收叙也臣等
論之 殿下教之曰非任以事也其後又命侍于元子元子國
之本也左右前後當固非正人而使如漢宗者不於其間其任
以事孰大於此耶臣等累月伏閣論其不可 殿下反示訑訑
之色牢拒益甚嗚呼天下之事顧有大於輔養元子乎雖僕從
之微當極其選而 殿下乃以得罪於一國者使之近侍乎一
傳衆咻求其為齊不可得則雖有輔養官不去漢宗其薰陶德
性尚恐不追三代之盛况輔養官猶未差出而使漢宗日侍其
側其可謂重輔養之道乎軍國之務比年日繁備邊司主議兵
事提調郎廳祿不多也而每有議論不先發言雷同苟合只從
一人之議塞責啓達徒費廩食而已京畿水使雖為捍衛京師
既乏形勢之便又少防戍之卒如有賊變必煩朝廷之憂而營屬
屯田盡為權勢所占無以給其支用不見利益徒重民弊新設評
事名為察其主將之失且習軍旅之事然而職秩懸隔難以糾檢
才品不同豈盡諳習但聞本營為支供益放無名之軍驛路因

巡歷尤致人馬之困其為弊端非止一二况用兵之時必以鎮靜人心為本今者賊未至而張皇日甚徒聞今日遣裨將明日遣助防將京師將至空虛人心不定訛言胥動甚者至謂倭船將到京江士族之家至有立馬將為避亂之計若不務鎮靜臣竊恐不見外寇而先有中潰之患也答曰漢宗事予意盡言此非不重輔養之道也評事及京畿水使之設為事變不得不爾而弊反如是分遣助防將此亦預措防備之意而人心不定是予處事失宜之致也當留意焉仍傳于政院曰觀諫院劄子則不小防備之務不可雷同苟合各出所懷可不相濟事言于備邊司且人心不定云務為鎮定事諭于大臣○上御夜對○日出時日赤無光卯時日上白氣一道自巽方至艮方長一匹布許暫時而滅日微暈夜流星出漸臺星入織女星下大如鉞尾長二三尺許色微赤

丁丑 上御朝講○傳于領議政沈連源右議政尹漑曰輔養元子當及時為之故自來月當輪次進去宜以雍容寬厚合於

輔養之任宰相四五人議啓沈連源尹既回啓曰輔養宰相差
出事極為重大小臣二人不可獨議又不可各處而議必須同
會一處商確議之尚震近欲出仕云時震呈病不中待震出仕後與尹
元衡共議為之答曰知道待左相之出請闕同議可也○檢詳
以三公意啓曰廣州百姓到闕外訴于臣等曰收使鄭浚到任一
月之間慈恤百姓差役甚均而以瘡疾呈辭瘡疾今已向歇猶
可調理行公願勿違云今方務停之時守令公事必不繁多瘡疾
且是間作之病亦可間間調理行公鄭浚仍任廣州收使何如答
曰如啓

戊寅 上御朝講執義李友閔曰納穀而為影職者欲其不編
於軍伍也故士人稱貳於人以充其數而納之臣以救荒敬差官往
慶尚道即以其穀散賑民家俄有公事下去名編軍伍者朝謝
則還收而以價償之云納穀人等訴於臣曰妻子亦不得顧而僅
得餼穀納之矣今者還收影職不受價而還我所納之穀云臣
以是狀啓而下于賑恤廳議之從臣所啓即給朝謝但不除者尚

有之深以為怨焉夫人無信不立况人君一號一令豈可無信而示人乎且為影職者雖不編軍伍若有事變則豈不丁盡抄而赴防乎

史臣曰納穀除官固是可恥之甚者而又有失信之事其何以服人心而收後效哉謀國之臣不慮後弊不念國體號令輕率朝更夕變豈不大為識者之扼腕也哉

傳于政院曰李友閔所啓納穀人還給影職事其言于該曹○上御夕講○諫院啓曰自去年倭變之後調度甚繁民不聊生防戍之兵築城之卒往來絡繹非徒農者失其耕種之時至於商賈亦廢懋遷之業邦本已瘳將有岌岌之勢而今者又以京江戰船格軍抄發之事搜括沿江民夫因緣作弊私受贈賂無有紀極加以朝官有勢之負或稱家奴或稱素厚公然請囑片簡雲集該官牽於人情以請簡取舍勢強者多脫漏而載於都目者皆無勢之人以此怨讟朋興衆口嗷嗷極為未便格軍雖不可不抄戰船亦有其數民夫用幾名可以櫓役其數亦可詳定今若不定

其數而泛然抄發則將不計單弱之丁老病之人盡載都目其弊將至於人無操舟行商亦廢誠非細故該官以私請不公抄發者請摘發罷職色吏充軍飛簡以請胥漏者隨所聞並罷職備邊司亦酌定格軍之數俾無騷擾之弊答曰如啓

已卯

上御晝夕講

庚辰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溉曰臣聞李滉之為人學識操行而才華兼備如此之人不可易得年齡不至衰老而以病難於立朝退居鄉家願勿忘而進用劇務之地雖不可任而如任經筵官時時聽其言又用才華則豈偶然乎退居已多年病或差愈矣臣與滉老少不相同性度又相遠交情不通故不相見矣然人皆曰可以進用云 上不答

史臣曰當今之所謂賢者李滉其人也雖告病退去所嘗屢召而起之用於論思之任可也而大臣侍從雖屢啓之而不之加意焉可勝惜哉

○上御輪對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溉領中樞

府事尹元衡會于賓廳議元子輔養宰相以判敦寧府事安珙
右贊成李浚慶知敦寧府事趙士秀戶曹判書任虎臣啓之
傳曰書啓宰相則可當矣然自卜有懷亦言之耳右相領府事
及安珙李浚慶則可為輔養而趙士秀任虎臣則勿為可也且
元子年尚幼稚不好學而下情欲速出輔養官故出之矣宜雍
容勸導不須迫促自來月輔養宰相循環往視而領左相亦宜間
往

辛巳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古者兩國相戰亦相通情
日本世世通信之國也今之為賊國王或不知之雖不可專遣
使臣其國使臣若來則陳利害為書契而通情可也兵興則雖
或大勝死傷者必多而民皆失業矣且其為賊必不止於今年
年年侵伐則我先危急矣沈通源曰尚震之言是矣然倭人書
契每以為五島之倭作賊云今雖通書答以為五島人作賊我
不知也云則無益於事而國王使臣亦必來報徵索百端無有
紀極如安心東堂則虛費必多我國坐而受弊矣 上曰所啓

通情之言為遠慮欲止亂也自上亦欲永絕邊釁而未知處之得宜也古則我國遣通信使中原亦宣諭止亂矣今欲通情而時殊古今未知何如也賊倭作耗日本國王對馬島主或知之則通情庶可悟也如曰五島作賊而我不知云則奈何國王使臣近久不來自上亦恠之耳如或試驗則國王使臣之來可為書契也此事不可輕也當廣議處之尚震曰守令春分後不挈衙眷去也然廣州牧使鄭浚以病欲適州民願留故臣等請啓仍任矣聞之則病人無妻子救療故難於在任云本州距京都三十里之地雖春分之後宜率妻子而去也 上曰鄭浚於陞辭時則病已深入矣妻子下去可也

史臣曰此雖細事是亦法也豈可為一鄭浚而毀大典之法乎大臣之不能守法而紛紜輕改因此一事可見矣

○備邊司單子

濟州三邑空虛
僧人入居事

傳于政院曰僧人任意嫁娶生

活則可安業矣今若抄發僧徒督令入送則不無騷擾且違法為僧不守戒者不可一朝摘發勿論僧俗作罪者入送而姑先以

無妻人量抄入送使無騷擾之弊可也

史臣曰嫁僧尼以實民戶古之道也諉以騷擾而不從之此臣民之所以失望也

壬午季浚慶啓曰伏聞今者以小臣充輔養元子之任臣於列卿之中最誦頑劣又無問學之功前言往行曾無見問因黃超擢驟陞崇班強顏冒馳龜勉從仕職帶經造尚且不堪尋常愧懼今授此非輕之任驕惶迷憫若無容措元子今在稚年雖無進講勸誡之事然薰陶德性漸涵浸漬日造罔覺則必賴左右前後輔導之任如孔門之誨誨善誘程子之一團和氣然後庶無扞格之患小臣稟氣不粹素多麤厲之性頓無溫潤之色平時私居之際雖一家兒童之輩皆嚴憚畏避未嘗款狎况學問無方見理不精加以性度踈愚又非德器其何能昵侍元良和顏愉色誘掖成就耶請速命遞傳曰卿合於輔養之任故大臣議啓而命之矣勿為辭避雍容勸導可也三啓不允○以全羅

道監司李潤慶啓本

唐倭

未

辯船

十隻

於三

月初

傳于

政院曰

浦指羅老島事

倭船出來不無窺覘防備諸事極力措之唐倭船與我國水賊
與否詳察馳啟事下書于八道監司兵水使此啟本下于備邊
司與兵曹大臣同議以啟助防將未出去者催促下送○日微
暈

癸未諫院啟曰國家頒百官之祿隨其品秩定其數使之自奉
而周其一家善養士之道未至其何以責其盡心於國事乎近
因年歲凶荒稅入不敷不足以頒祿則吹正落板之穀以充其
數該官於吹正不謹監臨或塵土相雜或米豆交半士大夫之
祿亦間有如此之弊而三醫司之員則尤甚至於不堪支用抱悶
莫訴其中欲受可用之穀者必捧朝士之簡紛紛請托極為
未便請令該官自今以後用意吹正無如前日之弊不公題給
者適所聞摘發治罪何如答曰如啟○夜坤方艮方有火氣
甲申上御朝夕講○江原道高城雷動金剛山上雨雪兩雹狀
如大豆

乙酉上問安于

大王大妃殿

時移御昌德宮 大王大妃

○夜流星出

南斗杓入牛星下狀如拳尾長一丈許色赤流星出右箕星下入天市東垣內肆屠星下狀如梨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丙戌夜流星出北極星入內階星下狀如拳尾長尺餘色赤

丁亥日暈

戊子傳于政院曰內需司奴婢以 祖宗朝受教之法一應雜

役勿役事其來已久而今者臺諫所啓則只論續錄之法使之

申明若如臺諫所啓則毀 祖宗受教之法至為未安以臺諫

所啓續錄法舉行事承傳勿用而依 祖宗朝受教雜役減除

事言于該司自 祖宗朝設學徒教官之意非偶然也况今方

勸學之時內侍無學舍寓於公家至為未便斯速造給政院啓

曰內需司奴婢復戶事因臺諫所啓已捧承傳乃以 先王受

教酌量詳悉已成金科近來京外官吏或昧於奉行或不能制

強後戶人等亦不知法典凡干進上等事一切拒逆以致徭役

不均貧民偏苦勢難救弊臺諫只舉法典陳弊啓達蒙允而今

又下教勿用似有碍於法典敢稟傳曰內需司奴婢復戶事自

和宗朝雜役減除其來已久而到今不可輕改憲府舉法典論啓
與 祖宗承傳之意不同不可舉行自古國有大事則別啓而
使喚依傳教改捧承傳可也

史臣曰元衡一言誤國之罪欺君之狀奸巧之情皆著矣元
衡以外戚巨猾依憑城社專擅威福凡 慈殿病民之政元
衡實主之民具爾瞻鬼神難欺而乃曰內需司奴婢復戶事
受教與否臣未之知也 又曰 中廟朝內需之人有事則役
之不敢來訴又曰民生凋瘵國不國矣 元衡曾有是言故云云 是欲掩
其誤國之罪因臺諫之啓而發憂民之言有若平日愛君而
傷時者其為計亦狡而本心終不可掩也

○日微暈

四月己丑朔禮曹啓與倭人調以 對馬島主所送 問答之辭 日問

何地倭人欲作賊乎曰四州及五幸山等處人也問曰此言從

何得聞乎曰今正月往傳多州則有赤間關薩摩州等處人來言

之耳有中原人稱五峯者將領一賊倭入寇大明矣問曰汝見

五峯乎曰於平戶島見之寧三百餘人乘一大船常着段衣大

繫其類二千餘人又問曰彼因見擄而在彼乎抑自作賊何地

人耶曰阿波伊豫讚岐土沙四州及五幸山倭人作黨未賊耳

問曰汝島主每以力禦倭寇為功實無功汝知之乎曰島主揚

言於彼曰朝鮮遣能射入一千五百人未對馬島同力禦之彼

賊必聞之笑又曰前年十月大明遣兩大人來泊薩摩州九

進貢員黃船外其餘賊船一禁之意實勅欲通于日本而恐為

一不來通而吾獨再告之願受賞職傳曰知道彼欲急還其

又曰願勿久留明間發還更報賊變

既願之事大臣該曹同議以啟可也禮曹啟曰沈連源尹既

元衡等以為調久之來雖稱告變島主書契內不錄調久各別

有功之意又不請授以賞職只聽其言不可開端尚震以為調

以來報聲息今至於再可授司猛卑品之職以慰其心本曹意則

與沈連源等意同當何以之傳曰左相不欲使激怒其意似合於

柔遠人之道但每授賞職亦難今後賊船頓絕我境則當依所

願事善辭諭之優給賞物可也

庚寅兩司啟曰凡復戶人進上輸納等若干事雜役蠲免之法
昭載前續錄今旨內需司復戶則不以其法公論之廣贊久矣
而及其論啟即蒙允俞中外臣民咸仰 聖德之光明而又因

泛濫之訴還使勿用前承傳雖是法典所不載之事臺諫因公
論以啓則允俞之後即不可還止况此乃先王之法而載在

令甲者乎近來宰相之人各執私見謀國不臧凡干祖宗朝

成憲或改或廢如通曉庶於仕路奪繼後之主祀有識之士慮有紛吏之弊而

自 上又毀法而導之則將何以防他日之變更乎大抵人君

為一國之主不宜以私示人借曰祖宗朝受教立法則前續

錄復戶條之外更有何法哉在朝之臣皆是逮事 中廟朝之

臣而未聞 中廟朝有是事 成廟立此法而 中廟遵而行之

之至于今日強欲改之是可謂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者乎

請依前承傳施行答曰 祖宗為奴婢身役倍重一應雜役減

除事有承傳故蠲除雜役其來已久而續錄內進上輸納等條

外有何加為之事乎雖有續錄之法前既不用而申明不用之法

無異立新法也自 祖宗朝減除之事到今輒改至為未安故

當初雖允憲府之啓以司奴上言深思之則亦當即改故改之

也可改之事則豈以已允而不改乎予非有私於内需司也 祖

宗朝承傳固不可輕毀故也不允○兩司啓曰內官等受學之所本無學舍而教官隨闕內空處教之其來已久今者內官等請構學舍泛濫陳訴自上特勤聖慮以為功役不多而即令造給雖昇平無事之時為宦官營造學舍尚且不可況今事變之時經費倍多調度幾之興作土木實非其時請速還收成命

史臣曰學舍之作費雖不多學舍之名機則甚關夫宦寺之禍昭在前史非一朝一夕之故始之不謹終必有悔此臺諫之所以論執也
答曰學廳事自 祖宗朝設官教誨其意非偶然而無受學之所每借空廡既有內侍教官則當有教誨之所今因上言判下此乃作假家容受學而已不可謂學舍也二三間造成未久畢役有何干於經費調度哉命造無名高樓傑閣則論之猶可也此則非大關之事而至於兩司論啓予意未便不允久啓命姑停

辛卯憲府啓曰備邊司雖是一品衙門而實非政府之比如本司坐起及他因本司公事往會之處則責設禮賓寺之供可矣其餘不干本司之會則不可使禮賓設食而今者宣傳官申翌部將辛繼

元俱以武夫濫廁郎廳之列不以謹慎自持便生驕傲之心凡於射候
觀射都試等私往之處皆令禮賓寺設食已為泛濫而又於出入之時
托謂回報公事皆乘驛馬橫行諸處少或不及即加鞭撻驛卒之
苦亦難勝言申翌辛繼元請並罷職前者備邊司郎廳必以知武事
有名望之人差之今則不然不解武事者皆得參焉厥數亦多凡
於公事無協心相濟之益有矇然不知之譏請令本司堂上擇其知
武事有幹能者四五員專其任餘皆減下答曰申翌辛繼元推考
治罪備邊司郎廳減下事如啓○清洪道尼山地震平安道德川肅
川寧邊泰川兩雹

壬辰 上御朝夕講○憲府啓曰忠順衛安應斗呈狀于本府曰
吾與同生弟應星應奎應參被打於本宮屬內奴子而刑曹不即
辨決反囚吾弟應星將被曖昧之罪云臣等取其作文相考則本
宮奴婢與應星等四兄弟皆有傷處業同本宮也其耳雖曰缺傷而
應參應星之傷處尤多事干人等亦曰兩班三四人與常人相鬪常
人等十餘人結縛兩班云以此見之本宮奴子恃其同類之衆陵蔑

士族成羣亂打情狀分明而刑曹郎廳昏不致察呈狀逾月尚未辨
決至為非矣今者業同之母搆控陳訴自上乃反取實偏推兩班
刑曹不得閱實分辨此豈人君公明正大之道乎內需司奴婢驕橫
作弊之事近日尤甚中外呈訴者皆是此事而自上祇徒不為禁抑
隨事伸救曲示私庇之意以此日漸長惡略無顧忌曾謂聖明之世
有是事裁兩班常人其分甚嚴名分倒置則將何以為國請令刑
曹分明聽斷以正名分色郎廳金諛推考重治答曰觀堂同母之陳
訴則不無寬憫故命推應斗等也安應斗自恃其兩班而至割人
耳豈以兩班而不推乎依所啓令刑曹公明聽斷色郎廳則勿推
○諫院啓曰仍火島在揚花渡之上栗島之下別為一區自祖
宗朝放猪羔羊於其中以為牧養之地使典牲司畜兩署官員
掌之其署典僕因官員之供猪羊之養家于島中其俗以族親
自相婚嫁不離四五寸或有男鰥女寡者則雖切親不使嫁娶
於他處任然同住不以為恠蓋緣此島四面皆限以水無隣里
相接而人之耳目所不及故出入之際渡水而行深厲淺揭男

携女扶其有瀆亂之行職由於此請島中人家皆撤去使移居
于本署近處如或男女似前出入島中者坐以重律官負支供
及牧養等事一切以男人為之以絕瀆亂之弊資級之序所以
辨等威也自士風不古弊習日成名為名士者為吏曹之郎冒
受加資不以為愧又以先後除拜為坐次後來官之資級居已
之上則嫌坐其下例削其後來者之資及遷他官還授其加極
為未便今者正即高景虛本階奉正而以奉訓下批雖曰因循
弊習其曹堂上知而不禁亦為未便請堂上郎廳推考高景虛
以元階改下批答曰皆如啓○日微暈京城地震○京畿富平
喬桐地震黃海道海州信川瓮津松禾長淵地震
癸巳 上銜朝夕講○命遣副修撰李銘于清洪道以封書下
曰單騎下去入其境開見可也又以封書下于政院曰觀此上
言不無他人搆虛呈訴之理似難取實然欲知其虛實故如是
耳○日暈○京畿長湍兩電黃海道新溪載寧信川兩電或如
鳥卵或如榛子

甲午上 御晝夕講

丙申黑雲如氣自東方橫布南方長可二匹布許良久乃滅日

微暈○清洪道新昌地震

丁酉 上親祭于 文昭延恩殿○日微暈夜月暈

戊戌以黃海道監司啓本安岳校生張應奎所告水軍尹巡事也其告辭曰臣非乞民乃翼祖大

王亡世孫也去五月頑民尹巡云無福者治國而召水旱之災連遭大饑又有倭變勞民不祥臣以議親忠誠不忍怒然欲控

大邦之至不幸得病今少命於三公及禁府堂上傳曰觀此狀

差誠不自已味死以聞辭張應狀多發觸上不道之言至為駭愕禁府郎廳急速下送狀

付人等不分晝夜拿推闕庭以正其無君亂言之罪且必有情

由窮訊以知虛實可也其後尹巡等拿來舍人以三公意啓曰

黃海道罪人闕庭推鞫似為騷擾請三省交坐推鞫答曰此人

為亂言罪重者也三省交坐未便闕庭推鞫可也傳于左副承

旨宋贊曰告者雖不入來已來者先鞫于西賓廳宋贊以義禁府

堂上言啓曰罪人推問時宜察辭色西賓廳地勢非便請於

勤政門推問傳曰如啓三公及禁府堂上兩司長官會于勤政

門以告者及罪人事干推鞠供詞啓曰以各人所招見之張應

奎以私嫌自作不道之言誣告判然應奎請刑推得情傳曰如

啓應奎刑問又啓曰張應奎初以為病風不知云似暑承服而

刑問時還諱今當加刑而此非叛逆之比亂言誣告判然連日

闕庭推鞠未安請明日三省交坐加刑傳曰自上亦以為此人

雖曰有病而前年五月之事今乃告之可知其不實三省交坐

事如啓左副承旨宋贊以張應奎推案入啓曰誣告事已承服

請照律被告人及事干等請放送傳曰如啓張應奎依反坐律斬不

撫摺胥設計自以為議親之人告如此事則必蒙重賞以尹巡

之言自作不道切害之言誣告的實云張應奎依反坐律斬不

待時籍○沈連源尚震尹溉啓曰彗星之滅今幾旬餘請復正

殿谷曰彗星雖滅近來衆災連綿常懷未安豈可安心復正殿

乎當徐觀為之連源等再啓曰彗滅已多日矣雖有災變彗星外

別無大災且今日氣漸暖簷下狹窄之地御坐未安谷曰衆災

連綿常懷未安復正殿似難而屢為啓請 聖節大禮又近如啓

史臣曰近來災變迭出如山崩川斷石吼白虹之異亦可謂

之非大災乎既不能變調陰陽以致變異而又為之辭此何異太平無象之語乎

○諫院啓曰一家奴主之分係關綱常故奴婢殺主者斷以極刑載在律文若罪狀昭著而推官緩其獄事使罪人未即服罪則失刑之罪不可不治原州居思順衛元永思以其婢虫介為妾累年同居及娶後妻之後虫介改奸私奴福守永思惡其為他人之妻收貢之際徵索大過福守含憤佯請還役於主家而陰圖殺害今年二月初福守使虫介遣其雇役女人入宿於永思之家為內應乘永思之醉率其徒黨突入殺永思及其妻子凡五人極其慘酷至於支解永思之妻方孕子被殺其子露形其為大變古所罕有原州官吏不即緝捕兇黨至於人言傳播觀察使令囚禁而後繫獄猶不及及推鞫視同泛常獄事至令其同黨出入獄中萬一逃躲將使綱常大罪不能正刑極為痛憤原州官吏請推考重治令其道都事嚴明推鞫並訊同惡之人得伸地下之冤答曰如落○夜月赤無光流星出天津星下

入天市垣西垣內狀如拳尾長一丈許色白

已亥 上御朝講于思政殿

始復正殿

○諫院啓曰臣等聞內需司

稱淨業院買得田地方打量於城東十里之地其稱淨業院買得者乃本無之地必是奸人射利誑騙賣于淨業院也淨業院執其空券而責出其地極為無理今方禾穀向盛之時踏損打量少不愛惜又割其田畝作為限界假如民有剩田雖稱淨業之田猶之可也今則民無剩田而奪取民田又徵禾利民之怨讟可勝言耶內需司直費下人打量雖東籍田水溝亦不免奪取况於民田乎內官金世健每稱內旨作氣勢陵小民使已有幹能之名而怨歸於上况徵禾利必非上命而假托督徵尤為無狀請推考重治楊州牧使尹玉如此重事只遣留鄉品官使下民不得訴悶請並推考今本道都事公正打量俾無民冤答曰淨業院田地打量事自上不能詳知矣大槩非金世健獨為之事同兩邊之人持文記打量也今本道明正打量分辨啓聞後可定是非金世健尹玉姑勿推考仍傳于政院曰今本道都事明正打量可也世

健等推考以啓依允○日色赤黑雲一道如氣橫帶日中暫時而滅
庚子 上御朝講正言李憲國曰近來災變無日無之故
避殿減膳而頃因大臣之啓復之耳然彗星之滅未久復殿似
速矣 傾經筵事尹溉曰復正殿事自 上未安而臣等請復正
殿矣人君謹災之道不在文具然自古誠存於中文見於外故
避殿矣以古事見之 彗出避殿日數雖不多不待其滅或五日
或七日還復正殿矣不必待其滅也自 上側身修德故不敢
請於未滅之前避殿亦非恒為之事也大抵恐懼修省不以避殿
與 否而有間也○諫院啓曰戶曹判書沈光彥素不以
幹敏見稱年且衰耗不堪繁劇之 地况今軍國多事朝廷之憂
在於兵糧之不足若地官之長短於幹辦之才將無以內養百官
外調兵食沈光彥請 議于朝廷精擇任之答曰如啟戶曹判
書可當人收議于三公領府事領議政沈連源議趙士秀曾經
此任備諳地官之事再任無妨其他在六卿之列及二品可
堪者豈無其人古人云知臣莫如君自 上裁擇尚震議度支

之任古稱重難諫院之欲得其人是矣臣愚所見沈光彥亦良宰相也豈不堪任乎然成命已下不可復仍前者拔擢虎臣自出

衷而虎臣能稱其職今日諸宰相中其計慮淺深幹能長短豈逃

於聖鑑之外哉尹澆議度支之任職掌最關在公多事之日尤

為緊重諫院欲精擇之意當矣以臣觀之正二品之列優於沈光彥

者豈多有之然既論適則當以勤幹精敏之人差之趙士秀曾經此

任必能堪之且在內蓋指部承在外指京畿監從二品之列亦必有

能堪此任之人簡在聖心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當今國儲虛竭

戶官之長不可不擇誠如諫院之啓但知人甚難如臣暗劣本無識

人之鑑勢難仰塞聖問銓曹若議諸三公且採衆論則必得其人

史臣曰以人事君大臣之責也戶判可堪之人豈不能灼知

而或引嫌不言或言而不盡終無以仰答聖問其所以

避息怨之歸得矣亦豈人臣事君之義乎

傳于政院曰議得如是吏曹察朝廷物望而差之○弘文館上

劄論內需司奴婢復戶內官學舍造成淨業院田地打量等事

學金造給則姑停之餘不允○日暈

辛丑夜月暈

癸卯日微暈

甲辰夜月色亦有黑氣如雲橫帶月中暫時而滅月微暈

乙巳 上御朝講○以趙士秀為戶曹判書沈光彥為工曹判

書○夜月微暈

丙午 上御朝晝夕講○政院啓曰對馬島今年第一船源康

秀聞調久調久傳報歲別受三十石之賜便生奸計見書契發

怒並棄歲賜米一百石而去今者調久當還請將康秀傲悖不

遜棄置書契不肯受例賜辭緣添入調久持去書契中令調久

並將例賜之米送于島主何如若調久亦效康秀所為而不肯

將例賜以去則島主自當有處置之道又日本倭人安國刷還

我國被擄童子拒之不可亦不可示以喜色處置重事明日請判

尹以上曾議傳曰如啓○日暈兩珥夜月暈

丁未 上問安于昌德宮○傳于政院曰金世健推考昨日已

命不為行公矣。打量時同審，然後庶無一偏之弊矣。同審與石問于戶曹，戶曹回啓曰：金世健打量時同審，事傳教而都事憑文券打量事已捧承傳，雖不使世健打量，結卜四標必無一毫差誤之虞。今必使世健同審，則殊無別遣都事之意。於事體亦大有妨。前者廣州打量時奪取民田，今者又占籍田四標，使世健同審於事體何如？傳曰：凡干打量似有爭端，則不得已公正打量是非法矣。今者都事打量時，世健當一同看審而已。世健豈得獨擅乎？○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溉、領中樞府事尹元衡、判敦寧府事安珖、判中樞府事鄭士龍、禮曹判書洪暹、戶曹判書趙士秀、吏曹判書李寅、刑曹判書金明胤、議安國解送我國童兒，其情甚詐。年前被擄者不知其幾，而安國苟誠心解送我國之人，以要恩賞，則壯男壯女豈無其人？惡其備諂，其地虛實而必送七八歲騃童，其計不過以此誑我，滋深而已。今若因其詐而以示喜悅之意，則乃陷於奸術而啓後日無窮之弊。雖拒而不受可也。第以為民父母之心，拒而不納，所不忍焉。令邊將

受之而一享於浦呀略示酬勞之意而賞物亦從略賜送以折
詐謀兼兵曹判書李浚慶禮曹參議元混議今次要時知倭人
率來童兒臣等竊以為拒而勿受似可也我國西北人物常被
擄掠為野人之利其弊已不可言倭人則時或為賊未嘗有賣
人物之時今若以此童兒為我國人物而受之則不得已施賞
一開其端則前之被擄者非止此耳彼以為奇貨連續率來要
求不已賞之則溪壑無厭不賞則責言隨至觀其書契之辭其
意專在受賞今若受此童兒而略給賞物則賈禍滋甚厚賞則
彼知我國重惜人物連續竊殺于南方沿海之地擄掠人物以
為邀賞之資然則我國之人西北被野人之禍南被倭奴之搶
生靈之禍無時而止恐不可開端以基無窮之弊也今宜毅然
絕之曰我國百萬蒼生多於粟粒雖失數百之民比猶九牛之
亡一毛汝雖率童兒而來於我國固無損益者去任汝不關我國
云云以折彼巧詐之謀何如但化外之人遠涉海波而來待之
不可太為拓落宜略給禮物領議政沈連源在議安國刷還童

兒希望厚賞真修難辨恐陷術中即遣事知譯官與斧山浦僉使諦審語音行止實是我國之人則所宜接待論賞然亦不可以示喜幸之意以開後日之患如無明驗婉辭開諭還送左叅贊任權議率前倭奴作賊湖南殺擄我人物舉國痛憤其狡詐亦已洞知今以被擄一童子刷還其意莫測然此童子實是我國人則姑略給賞以示恤吾赤子不與相較之意且為嚴辭折其奸慝以示不被欺誑之意似當傳曰雖曰陷於術中解送我國童子以為不關而不受為民父母之意亦不忍也受之而從略賞賜予之意也依左相等議施行領相議遣譯官諦審語音云遣譯官可也○日暈冠履戊申木星犯罰下第一星流星出庫樓星內入東甌星狀如梨尾長三尺許色白

己酉夜月微暈

庚戌日微暈○清洪道青山報恩雨雹交下大如榛子慶尚道豐基義城軍威雨雹交下大如榛子知禮雨雹如鳥卵

辛亥 上御朝晝夕講

壬子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延恩殿

癸丑日微暈○清洪道報息堤川清風永同延豐黃澗雨霽交下或如鳥卵
甲寅以禮曹祈雨事傳于政院曰啓意當矣今年三春雨水適
中茲時付種故庶望有秋自今月初旬後至於數旬不雨旱徵已盛
夙夜憂慮祈雨事曾欲言之但近日連有雨微京師雖無大雨時
或驟雨故未言耳修溝壑等事今春已言之自上以為因此為公事
故不言耳此意並言于禮曹

乙卯憲府啓曰近者天地示變衆災俱發在朝之臣皆有憂危
之念至于今日又有旱災終月不雨來斨盡焦切迫之憂已至
於此自 上當靜居省愆默禱回天之時也閱武試才雖曰當
時之急務豈如進御經筵講求治道之為有益乎况今節屬天
中炎威方熾強舉不當為之舉飛揚旌旆觸熱馳騁實近於
玩娛遊嬉非所以敬天憂災之意也初三日親幸閱武請命停之
荅曰方今憂慮邊釁之時閱武乃急務也親閱不可不為軍務
重事不可謂玩娛遊嬉也雖曰炎威方熾五月初生非苦熱也

有何觸熱之事乎凡上之舉動自上當斟酌為之非下續續論

啓之事也不可停之不允久啓不久○諫院啓曰頃者國家不

幸倭寇犯邊使數百年安居樂業之民未免俘獲去其鄉土混

於醜類生還無路哭望天涯其為哀傷慘矣自 上軫慮至於

盱食者只為此也今者倭人安國解送童男未知其虛實然既

已辨之而知其我國之人則受之而已安可計其凶狡而拒之

乎朝廷之議至以童男比九牛之一毛李淡慶元雖曰禦夷不

可無策人君安可有此語耶朝廷別有處置雖不拒之亦不厚

待不過於浦所一享過海糧亦減數給之時三公六御是雖無

拒之之名其實拒之也我國之民自此永無歸路矣彼擄者豈

無丁壯而必以幼稚之童刷還者恐漏其國之虛實也臣等之

意常語之曰邊民被擄 聖上日加傷痛今之刷還實所嘉納

但彼擄之人不止童男全數刷還之後當議重賞使安國如命

刷還則可慰被擄之民而因知彼國之虛實使安國果為兇狡

不肯刷還亦當誰我國有人矣假使倭人如此方胡人刷還受

四六三... 二... 三十七...

賞之事將有搶擄邊民之弊然邊境不能無事倭奴豈計受賞與否而見民之子女不為擄去乎臣等又聞羅州居民去年被擄為倭所使與倭樵採于島因倭先下陸五人同謀殺船逃還本土遣一人語其族親以逃還之由且曰被擄人等甚多日夜思歸語倭奴曰謀犯本國何必待麥秋乎其意詐為倭奴嚮導而仍投於我國云羅州牧使聞之發軍欲捕因逃逸不知去處此乃傳聞之言未知信然但我國被擄之人豈無欲還之心乎未知朝廷何以處之赳赳未決者亦必有之宜即下諭于全羅道觀察使訪問逃還人虛實又諭各道邊將如遇逃還人皆許納仍令元居各邑撫恤復戶使知 聖上愛民如赤子之意答曰既啓當矣如啓仍傳于政院日以諫院啓意言于禮曹○司僕寺提調啓曰在 祖宗朝以馬政為重箭串一場內人未敢生意折受時漸不古稍稍窺占臣等本月二十四日同往觀之近日奉常寺奴輩折受處莊場外閑曠陳地乃久遠土城之內也未可以折給於人且內園圃折受田幾至三十餘日耕之地

亦在場內當初托為菜物供上而冒受今者滿疇春薺一望蒼
然是何補於內圃然此則事在 先王朝未敢輕議奉常寺奴
子輩冒受近在旬日之內改之無妨且復有冒呈者一切痛繩
以法事捧承傳傳曰如落○日微暈兩珥日入後赤氣自乾方
至良方橫天移時乃滅流星出貫索星入氐星狀如梨尾長二
三尺許色白流星出天市西垣第七星入房星狀如拳尾長一
二尺許色白○咸鏡道咸興府有雌馬產兒馬前有两頭四脚
後有二脚二尾產後即死平安道德川雲霧四塞咫尺不辨兩
霄交下或如烏卵

丙辰舍人以三公意啓曰今年熱候已成來月初三日親閱武
上體冒熱既為未安軍士不足故兵曹啓請下番軍士使不得
出去而今各以生理必多在外若微闕則似涉騷擾今方用武
之時詰兵雖非戲玩之舉然旱災太甚莫如守靜省愆憲府所
啓至當請命傳之各曰閱武為今日急務不可廢也○白氣自
東方至西方布天良久乃滅日微暈

丁巳 上御晝夕講○夜東方南方如火氣

五月戊午朔全羅道同福慶尚道宜寧清洪道清安兩電交下

大如鳥卵

巳未日微暈

庚申 上閱武于西郊幕華○檢祥以左議政尚震意啓曰既

復正殿今日當用樂而但旱災太甚請勿作樂以示憂災之意

答曰未安之意予亦欲言之其勿用樂○政院以全羅道監司

李潤慶秘密書狀狀云茂長居幼學安瑞順上疏二道內一道

端粘付一道則言辭至為悖戾固是已定人皆洞知林野匹夫

悖理妄言無所眩亂而不可虛妄監封上送安瑞順則羅州囚

禁及同封上疏入啓曰開見上疏則末端有驚愕之語不復更

見還封以入傳曰觀此上疏辭多悖妄至為駭愕遂遣禁府郎

聽急速拿囚

史臣曰潤慶亦名士也非不知柳灌等之事也至於囚禁而啓

聞者潤慶之子中悅終於乙巳加罪之類故潤慶畏而請罪

豈其心於其時構禍錄功之人黃鼓邪說眩惑聖聰愈以愈

錮在朝之人豈無伸救之意乎目見恢澹身懼刑禍終無一言惕息而過此雖時勢之使然其無剛直之風可知

○日微暈

辛酉夜四方有火氣

壬戌以司藝金弘度對策問以善始善終為題傳于政院曰觀此

弘度對策雖出於憂國愛君之誠言多迂闊煩雜不切前日之

策前日亦詩亦如此而今策又如是也政院知悉政院啓曰因

金弘度對策有傳教臣等竊惑焉自古人君發策必取方正極

諫之人人臣對策必進救時格君之言故其言逆于予心必求

諸道臣等今見金弘度對策深得古人進言之義而自上以

為言多煩雜臣等恐有妨於言路也傳曰政院不詳知予意啓

之也吁見不切故偶言予意此非厭聞也其對策略曰臣聞古

文故商宗修德而桑穀死宋景等言而變或退今也上無側身

之實效下之務天之識心罪已求言不

止殿旋復乙夜之所留念者內需之復戶寮寺之學舍而

食之所建白者笠制之高低衣袖之闊狹而初政尚且愧焉

望太甲成王之有終不亦難乎天命一絕不可復續人思惕然
不可復合百年和綴之重億萬蒼生之命殿下復其不思惕然
念之我大巨臣之命不行水卿相執廷之令不行於郡縣言路
身臺諫以專攻上身為備莫之計守令以善事宰相為發身
而謀君上之命不行水卿相執廷之令不行於郡縣言路
而士習日挫賦歛苛刻而民怨日增漢池多弄兵之寇邊
變導之氓獨生於漢也臣請以謹終之說為殿不獨起於秦赤
眉黃巾不治災則亂致下數年之前有雨種之異則輒有
謹災則治忽災則亂致下數年之前有雨種之異則輒有
考之命今則危亡之象災沓至而視為尋常此憂災之念漸不
克終也臣願常加恐懼可乎賞諫則典則草莽之危言一殿下
之初有裝武之變則有褒賞之典今則典則草莽之危言一殿下
加言責此喜聞之漸漸不克終也臣願常加優容可乎遊觀自逸
古人所戒而近日舉動之閒頗有玩好之漸臣願母事逸豫可
母事綜核可乎細行不矜召公之所以陳戒也而今者實易之
昔者苞直之願不異物可乎女詢之威成湯之所自責也而
今者苞直之願不異物可乎女詢之威成湯之所自責也而
俸之心近年以來欺罔成風王成之偽增戶口而謬被爵賞者
有之虛偽之漸不可長也臣願循名責實可乎刑罰之不中只
成姑息之習近年以來紀綱不立何微之望風奔潰而得全首領者
有之委靡之漸不可長也臣願按法定罪可乎刑罰之不中只
之通患也自設內需提調以來干預之漸實多臣願刑餘但任
掃除可乎異端興行今日之大患也自禪教兩宗以未交通
失無非懼心之弛而玩心之肆也伏願殿下戒之慎之

史臣曰弘度之策可謂切中時病者矣雖因製述而發實今
日有識之邦共憂也自上嘉其盡言而褒獎之雷霆之下

猶恐言者之下來况乎顯示不悅之色乎今也內需之弊宦寺之驕縱僧徒之熾盛言之可謂寒心而要之則數者之樂專由於自上不能從諫之致也吁

史臣曰金弘度之策只因慎終如始之說歷舉當時之弊時有譏諷之言而已實非危言讜論指斥乘輿以激人主之怒者而自 上已有厭聞之心訑訑聲音排人千里此所以朝廷無犯顏之臣草野無抗章之士也

○日微暈

癸亥 上御朝夕講○夜流星出入彗星下入乾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白流星出傳舍星入文昌星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平安道成川地震

甲子 上受常參御朝講特進官鄭裕曰我國使臣赴京禮部王事及邸中必見之小臣赴京時余文獻問臣所為何事下人報以讀書文獻喜而遣人致問時張承憲新使本國而返有問之者曰今往張天使家見汝國詩皆佳作而申光漢所製尤佳

汝國亦必有傳誦絕唱汝其言之者曰小國事大非徒以文必
以有德望者使之接待光漢所能經學也不以吟咏為事云大
抵赴京之時必有應答之事矣吏曹以無物望者擬差於事大
事體未便尹漑曰鄭裕所啓宜矣乙酉年臣以書狀官赴京其
時使臣乃鄭允謙而中國之人知其為武士而問曰以漢城府
左尹為使此何等職也答曰如上國順天府尹云則又問其出
身不得已以實對之答曰既為武舉則何得為順天府尹等官
職乎後勿以武官差送云及臣之還乃啓其意故當時不遣武
臣矣仍啓曰小臣去月往見于元子所而其後家中不安故更未
進見然見其氣質聰明英睿而文義雖未釋之曾學之處讀之
如流臣恐久侍則生厭倦之心使宦官告退則欲加讀前所學
云 上曰時尚幼稚少向學之心自上嘗聞政丞指尹勤於輔
養至為喜嘉○上御夕講○日微暈京畿仁川兩電交下或如
雞卵或如鳥卵或如榛子兩麥春薺皆損傷黃雀二十五樹木下
墜死

乙丑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洪暹曰對馬島倭人反覆巧詐不可以信義責之可置之度外矣今要時知刷還童子事廷議不一或以為人君不受一童兒何損云然為殺一童子而征葛伯者王者仁政之先務也以失一赤子何關云者乃兵家之權謀非王政之義事也但今要時知所送非我國之人而以為請於安國而送之云者其意未可知也安國不曾受職與圖書於我國其居住處及名號問於留館倭人而不知童子所云止夏島亦不知其處島主之欺侮可知由此觀之前日之斬獲以獻者恐非賊首也夫置之度外待夷之道然今者還修書契時責諭馬島姦詐之意何如 上曰今此之事欺罔我國姦術甚矣大抵待夷之道置之度外羈縻而已不必糾責以生怒也刷還之路亦不可塞也洪暹曰軍國重事該曹不可獨擅問於大臣處之何如且前日第一船源康秀棄去歲賜米及虎皮今來倭人等以康秀為無禮而欲受去臣亦以成化年間日本使臣來時先王將接見而倭使不來乃通書日本而罪之之事開諭留館

之倭而恐動之此倭明日發還康秀棄去之物從此倭所請以
送乎前既通書於島主諭以康秀棄去無禮之由待島主答書
謝罪然後送之乎此乃待夷之大事大臣及備邊司堂上處下
問以處上曰如此等事皆可議于大臣處之待其島主答書
然後送之似可○上御夕講○兩司啓曰都承旨乃政院之長
凡干出納等事必皆取質其任至重慎希復雖曰年齒不少出
身今纔四年前為左承旨時已有驪陞之譏而不識事體之論
亦多有之去冬之被論也今遠為本職非徒物情未滿政
院之事必自此而解弛請適差以他有名望諳練之人差之以
重喉舌長官之任答曰如啓傳于政院曰承旨望不須多可當
之人二品通政中單擬可也○領議政沈連源議要時知刷還
童子非我國之人而冒稱解送云此必島主欲探試我國處之
之如何其姦詐已為昭著以欺罔之意嚴辭責諭于島主為
當源康秀棄去歲賜物件待島主答書知其自處然後送之未
晚左議政尚震議要時知刷還童子觀貌聽言辨之似易而前則以

為暫解中朝之語後則以為能說倭語其所以辨之者恐未得其
實決是倭兒則已矣萬一我國稚童被擄之後習與俗變能解
方言而邊將以為非我國兒還不受則是取笑而已必欲追辨
其真為督責於馬島則是亦傷國家包荒之量唯略而不言乃
所以深治也康秀棄去歲賜之物暴慢無禮後先王朝故
事通書使治其罪固當而賜物之留置者待觀島主答書然
後送之亦未晚但既賜之後則已為夷人分內之物其徒自請受去
則雖使有司從願給送未為不可非我區區強請虧損威重也
右議政尹旣議安國解送童子彼雖巧詐豈有以其童子以為
我國人之理乎及觀崔希孝啓本審非我國之人則其計之所
在未可測也鉅曰行欺詐以試我之淺深而豈不知其詐之立
現乎只以逞其詐謫慢侮大邦之意嚴辭峻責固無不可但夷
性本詐不足與較矣此事雖曰安國所為而島主亦無不知之
理矣安國行詐國家雖大度包容而島主亦不得辭其責令該曹
略將此意微示不信之端使之羞愧而已則似不失羈縻之意且

康秀棄去賜物無禮甚矣既已通書島主則俟見答書謝罪然後送之誠為得體然康秀所為島主所不知而他倭欲受去者亦是島主之人則付授以送似為無妨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倭奴之性多狡詐雖有欺國之事不可一一責以信義然前日獻馘之事不可以臆料責其詐偽今安國刷還童子明非我國之人則島主誘引安國欺侮國家探試淺深情狀已現略示責諭之意無妨康秀棄去歲賜等物是亦國家見辱不少寄送今來倭人事甚苟且島主答書謝罪後給送為當兼兵曹判書李浚慶議要時知刷還童子既非我國之人則勢應還送但前日諭令刷還已受其侮今不可更約厚賞強要刷還宜曰今此童兒反覆看驗顯非我國之人爾宜還率而歸若真我國之人則朝廷豈有不受之理乎云云似可也修答書契雖不可峻責以激其怒而略加責諭以示朝廷覺其情狀之意源康秀棄去賜物則恐不可授此倭而送也傳于政院曰以微辭責諭之意言于禮曹且以此議參酌為之源康秀棄去之物待島主答書之來給

之可也書與曰禮曹參議元混奉書至馬州太守平朝臣宗公

倭必受貴島文引出來然後方許接待者欲使貴島分辦彼間情偽

不令我國受彼欺詐也頃得要時知賈來足下書矣意謂足下

心專事大剛邊民即令邊將及譯官等驗視則言語動止明是

倭兒彼所詳安國者若果有其人則其愚妻姦回固不足責矣

但足下非不知實是倭兒而聽其出此何意耶我大國被擄壯

長男婦下為不多而必取彼處以刑還為名其輕了安國甚矣

大抵以小事大之道唯在盡我誠信而已足下既知安國甚矣

要我而不以具情告我以此小事大之道國若足下既知安國甚矣

○以安珰為議政府左贊成權轍檄城府深密有幹局多機

入夫易測元衡嘗曰可共此景由檄字也特旨鄭

惟吉為承政院都承色李拭為弘文館著作○夜木星犯房星

第一星南方如火氣慶尚道宜寧暴風大作樹木摧拔屋瓦皆

飛兩雹交下或如雞卵
丙寅黃海道白川民家有雞產一雞一頭四翼四足兩尾具體
自死
丁卯黃海道平山府居叔強病嘗將死其子申弼斷指救藥
戊辰領中樞府事尹元衡啓曰小臣聞之安瑞順上疏以乙巳
年除逆賊事為誣告云其時小臣亦與相參雖不顯言而指觸

小臣以禁府堂上入叅推鞫未安傳曰姦人多設妄悖之言而亦不舉名不可避也元衡再啓曰尋常之事猶可避也雖曰姦人之言指觸小臣強為叅鞫非徒於臣心未安未知物情以為何如傳曰在當時非領府事獨為之事豈可以姦人之言為嫌勿為未安而叅鞫可也瑞順全羅人也故尹元衡必欲連及金麟厚因嫁禍士林而小能得○上御思政殿領議政沈連源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澆領中樞府事尹元衡戶曹判書趙士秀判尹沈通源吏曹叅判元繼儉都承旨鄭惟吉右副承旨朴忠元入侍上命皆進前曰乙巳年逆賊之事天地所共憤神人所共討兇謀敗露以正王法國是已定而其後人心不定邪論不止被罪者連續有之今見茂長儒生安瑞順上疏在草野之人所不詳知之事而至於陵侮國家言及慈殿又及勲臣庇護逆賊以乙巳之事為誣告至為駭愕其用心與逆賊無異以大逆為曖昧此非尋常三省交坐闕庭推問之例故引見而欲親問也以封疏下之曰此上疏見之可也沈連源手捧拆之令元繼儉讀之入侍之負皆聚觀之

沈連源曰乙巳逆賊之事已定人皆洞知而自動邪論如此至
為驚愕 上曰乙巳定難之後人心猶不定故刊布續武定寶
鑑明示朝野而此人在草野不得詳知而庇護逆賊至為驚愕
慈殿剪除奸兇再安 宗社而以為執狐疑之心勲舊大臣力
贊定難而指為同黨此人有同逆賊自上不勝痛憤沈連源曰
三四大臣炳幾剪除兇徒而以為預知其謀又以為誣告至為
驚愕尹旣曰預知云者非為真知也叛逆陰謀人所不知故指
以為誣告云非以為真預知也 上曰言辭則然矣其所言
迹與指為預知不異尚震曰 宗社再安國是大定而此人妄
度甚矣 上曰草野之人非獨為之事見其上疏二度筆迹各
異必有同議為之者矣令禁府親問節次可也元衡曰乙巳年
事小臣同衆矣疏內雖不顯觸臣名而大槩指觸事甚驚愕同
衆未安 上曰領府事非獨推之豈可以姦人之妄語避嫌也
元衡曰見此上疏其時之事亦不詳知也 既謂誣告者非告變
也當初林百齡李芑啟之者不知尹任柳仁淑柳灌謀逆之事

而只以從前常懷異心而不意 仁宗昇遐心不自安形迹已

著故欲去朝著竄黜而已閔齊仁會議中學亦欲或適政丞或

罷其職去其權柄耳後以白仁傑啓辭加罪仁等定罪時仁傑

反論啓齊仁等故竄又金明胤以桂林君事啓之獄事更起安世遇捕告

尹任之婢而事狀自露非有告變者也事端一起情迹昭著李

德應尹婿不受一杖自為書啓尹任之妾所招與之相同故定

其大逆之罪耳當 仁宗疾革危疑之際鳳城君因命入侍尹

任三父子同議于內班院欲圖矯命之舉而尹仁鏡以為不可

故止而不遂及即位之後至發口不可道之言漸次敗露非有

告變也尹溉曰安瑞順之往來京中與否不知也見續武定寶

鑑則其情迹無一毫可疑之事其心自以為信故雖見此書必

不為是安有如此驚愕之事乎元衡曰不然也乙巳定難之事

昭昭現著而人心以先入之言為主尹任輩以大小尹之說先

為欺惑人心而人心冷然信之故事雖發露置諸重典而猶

意其出於報復至以續武定寶鑑為不欲印見人心固然也柳

以此
被罪

問事郎廳弘文館校理李重慶議政府檢詳金貴榮

三公領府事前作問辭下皆詰問以瑞順所拱元情啓曰瑞順
不為直招至為姦詐請刑問傳曰如啓朴忠元啓請訊杖十三
度大槩承朕不盡輸情准杖三十度以瑞順所拱啓曰見此所
拱雖不盡輸情若加刑則老者恐殞命辭連人捉來憑閱後加刑
何如傳曰如啓金應鼎鄭綸急逃拿來可也朴忠元啓曰參聽
人徐主文涉於事干請並拿來傳曰出於招辭者並拿來安瑞
順上疏略曰恭惟我 主上殿下繼志述事天性寬仁在宮則
有雖雖之德在廟則有肅肅之敬嘉與臣民同歸仁厚矣而奈
之何比年以來昊天不弔降喪飢饉斬伐無辜道有餓殍而流
民飢死積骸或丘之餘因之倭賊橫行於南州而殺人如麻若
非金景錫靈巖之捷則全羅一域幾為賊窟以此觀之天變之
屢現倭賊之衝突豈無所自而然乎寧可不知所自而恐懼修
省哉夫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必有其所由起臣愚妄計以為
主上殿下即位之初柳灌等三大臣以謀叛伏誅知其謀而告之

者何人也自古叛逆之事秘密難曉必有其家人或預聞乎故
者告變其叛形已具夷三族固其宜也人何敢有疑而未便
於中者哉惟我 聖上即位之初尚當劾冲而 母后臨朝執
狐疑之心彼五六大臣舞出宵中詭賊之謀投間抵隙乘時欺
罔 天聽驟得羨官外人皆為切齒唾罵至今痛恨焉彼之誣
告不言可知彼五六大臣若不參其人之謀叛則五 六人何知
其詳也此必理無之事如以臣言為不可則質之往古告變者
幾何人耶必無五 六人矣而尚有一人則臣之所言必有倫有
脊也其時無辜者怨氣浮騰至今未灰其禍蔓延亦有宋麟壽
林亨秀等皆以危疑見殺非徒一身家財籍沒天暑有知必有
殃慶以其類至矣非我言耄惟聖之謨毛詩註釋曰若無政不
用善則臣子背君父妻妾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晉
士文伯曰無國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古之賢士豈
欺我哉比來日月告凶冬雷燁燁是何天變耶臣非不知言
哉而禍應計未行而身先戮臣不惜一身之死而恐皇輿之敗績

故有是說焉臣伏願死者不可復生其餘連坐者大赦之以其
沒官之物還給其主則積鬱之冤自弭而天變因之而自弭矣
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而尚不知變而敗至此見天心仁愛
而欲止其亂也今者固可恐懼修省而改紀其政之秋也是何
敗國之漸已形而 殿下不見其形乎如不見形願察其影形
者何外戚之專恣妖僧之肆熾是形之大者也影者何異種之
兩頑石之飛空倭賊之侵疆是影之大者也我朝先儒南世周
對策曰太白之現杜鵑之啼欲使宋唐君臣測身修德以消其
災而季使權歸女主寵任安石以致亂亡一星一禽之妖尚且
亡唐宋三四百年之盛業况我今之災異恠變不啻萬萬乎臣
妄計以為佛者夷狄之法佛僧大熾於內而倭僧竊發於外者
理之然也無足恠者氣感相應天地之理也臣伏願窮其理而
右文興化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則恠異自滅倭
賊自退矣人古有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

使當年身便死至今真偽有誰知此詩雖小可以喻大外戚
之禍自古莫大當是時也權高人主勢傾朝廷羣臣皆畏事之
外人輻輳並進唯恐後時操權柄以爵人舞一時之大巧危可
使安寒可使熱賤可使貴失丁使得私意雷馳公心雲滅霜露
係乎吹噓與奪出於談笑賄賂公行苞苴日集坐通折簡公然
干請填門托戶編于四方者皆為外戚之所知朝廷非 殿下
之朝廷乃外戚之朝廷如漢不用鳳莽神器孰得而窺伺唐不
用楊盧天下何至於顛危此是天心為之不享鬼神為之怨怒
彼漢成帝時天災時變三倍春秋猶此時為然也殷鑑不遠在
尹任之家臣伏願須察漢臣徐福曲突徙薪之策防微杜漸以
兩全一如宗親之例封其君重其賞厚其祿而不任朝政則
庶幾乎少吝天譴矣不然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臣又願 殿下
經筵進講毛詩析父什通鑑成帝紀則天變極異之所自来昭
昭可知矣然知而不改不如不知之為愈也○安瑞順供曰柳
灌等三大臣已死後論以逆賊逆及子孫迷劣之忌以為怨氣

不致災變連綿適值求言之際妄料陳疏筆迹各異事則監司入
縣時一道進呈紙惡改書云故使同縣居幼學下成温改書進呈
前日所製上疏一道粘付故筆迹各異矣粘付上疏則崔浩稱名
人處借書而專無傳問相議之人刑訊一次後供云
乙巳年十二月長興居徐主文家歸到日不記往主文四寸妹
夫武科出身鄭綸家則鄭綸言林百齡林九齡等虛事誣告柳灌
等曖昧被罪云主文同聽其說矣臣起疏草借書於珍原居進士
金應鼎處應鼎乃四寸孫故初推時以崔浩書寫納段云
史臣曰乙巳逆賊事人皆以為冤故如瑞順尚知上疏論救可見
其人心天理久而不泯矣在朝之臣怯於尹元衡之威勢未敢開
口而危言正論每幾於草茅之中其可得而盡誅之哉

已巳 上御夕講○夜月微暈白氣一道自坤方至巽方冒月而
過

庚午夜巽方南方如火氣

辛未諫院啓曰金山浦乃倭船到泊初程為僉使者遇倭人出來

當使譯官審問詳悉然後報使馳啓而今者倭人安國使送要
時知以七八歲兒童稱我國之人而解送僉使唐有徵報使之
際以為其兒解我國言語故遣京通事更問則但解倭語云前後
馳啓之辭不一當初小曾詳覈其真偽非徒有誤於國事言者以
謂沿海鮑作干等困於邊將之侵漁投入於倭以為息肩之地云
若然則我國之人將長子孫於彼倭矣其兒童之但解倭語無足
恠也豈可曰去年邊民始被擄於倭而其前無一人在彼者乎要
時知自言將刷還壯女云萬一彼若果如其言以實不誣之意則今
之拒兒童乃永絕刷還一路也有徵為邊將知此事狀亦不知之
而矇矓報使水使亦不考覈啓聞使朝廷不能洞知所係極為
重請僉侍唐有徵水使崔希孝推考治罪答曰如啓○日微暈夜
月微暈

壬申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李滉年少人也臣不能知
矣持身清苦如此之人可以激薄俗而接待天使則亦可以華
國也同知經筵事趙士秀曰滉不喜紛華唯好恬淡其性無貪

功名之心故退去矣如此之人不可棄也尚震曰自 上以誠

名之則必來矣答曰李滉文翰非偶然而行又清簡今以病在

草野自上每留念而前則以病不來矣然不可棄也傳于政院

曰李滉事前日有啓者龍士而今日朝講亦啓之以啓意為書

下諭其辭曰惟爾卓越清簡問世文華不貪功名閑居村巷嘉

于棟予心缺然予雖無商文之德爾豈好又令本道監司食物

題給○兵曹兼判書李浚慶啓曰小臣氣力頓憊精神昏暗深

知不能堪任而敬畏 天威強勉就職臣之死亡固不足計多

事之時處事失誤必係非輕况今當有事變人心危懼之際小

臣以典兵地臣兄潤慶今為全羅道巡察使之任兄弟俱執內

外兵權非但事體未安至於公事往復亦多有嫌疑之事尋常

恐懼物情皆以為未便兵曹可當之人不為不多何必以嫌疑

之人置諸本兵之地以妨事體乎况臣於往年湖南之變不職

之譏播在人口時有退縮羅州且在前日交結陣復昌反見擠

陷浚慶與復昌居一窟暗中之譏臣實未免持身無一善可紀而

里浚慶與復昌居一窟暗中之譏臣實未免持身無一善可紀而

至以贊成為兵判此又 祖宗朝所無之例臣是何人敢越常制乎常懷恐懼乞賜違差傳曰勿辭○上御夕講○政議府啓曰全羅道扶安居李承幹父子義烈卓爾不可不急施賞典以敦薄俗請並旌表門閭其為人物可堪百執事與否令本道觀察使親審啓聞依允

癸酉 上召對○日微暈

甲戌 上御朝夕講

乙亥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漑曰臣見通報則中原地震地坼平地山出等變至為驚愕考諸古史元順帝時有山移之變災變如此安保其事變之必無中原有兵亂如紅軍之衝突則鴨綠一帶之水豈可恃以為固近者以平安道無事戶曹轉用本道之穀非計之良者也 上曰大國無事然後小國可安勿以平安道為無事而使之完固可也○以尹春年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滉為弘文館副提學申汝綜為司憲府執義安士雄睦詹為掌令崔應龍為持平○日暈

丙子傳于政院曰通事安自命買唐馬而來論賞有無前例考
啓○日暈

丁丑日微暈

戊寅 上御思政殿推官及侍臣等入侍右副承旨朴忠元以

推官意啓曰罪人金應鼎鄭綸徐主文中何人先問乎 上曰

先推鄭綸可也忠元以推官意回啓曰鄭綸乃正犯人叅聽人

徐主文先推何如 上曰可忠元以推官意啓曰徐主文元情

供招前後所言不直當刑推矣若先為刑推則恐他罪人亦不

直招並先供元情何如 上曰可忠元啓請徐主文出諸外而

進鄭綸推之 上曰可忠元以鄭綸元情啓曰所供不直矣然

以其所言供之矣 上曰鄭綸欲知安瑞順所言云暫諭而問

之又其招內有作嫌之言何如也忠元以推官意啓曰瑞順所

言當於後招直問之事故今不問之有嫌之言其飾辭不可取實

矣又啓曰鄭綸所供有作嫌事有事證云其招內請添入 上

曰可忠元以推官意啓曰鄭綸請出於外進金應鼎推之 上

曰可忠元啓曰金應鼎元情以其所言供之矣 上曰疏中之
字令金應鼎書之以驗可也忠元以金應鼎所書字啓曰疏中
字錯綜抽出以寫之相似之字多矣 上曰知道忠元以推官
意啓曰應鼎筆跡相似當先刑推又與二人之罪有異且已入
庭請先刑訊 上曰見筆跡大槩相似當刑推也但見昨日都
事書狀有病云畧有詰問之事則何以為之回啓曰以醫負審
病何如 上曰可忠元啓曰令醫負審病則別無現出之病
上曰然則刑推可也忠元以推官意啓曰金應鼎訊杖二度直
招曰上面上疏我所作而他人書之下面上疏瑞順所作而今
我書之故書給而但勸其勿呈云耳請以此取服 上曰此人
之言與安瑞順同辭以此取服可也忠元以推官意啓曰徐主
文不直招請刑推 上曰可傳曰以逆賊曖昧之言恣聽事問
之何如忠元以推官意啓曰徐主文出言端而不二輸情請刑訊
上曰可忠元以推官意啓曰徐主文訊杖五度大槩承服而節
次則不一一服招矣但其時年十五六而今亦不能識字可知

其時之尤為迷劣以此招辭取供乎准杖以問乎 上曰主文其時年十五六而不識字其時所言必多不能盡記今大槩承朕以此取招承朕可也忠元以徐主文所供啓曰反覆問之而呀供不過於此矣 上曰知道忠元啓曰鄭綸請刑訊 上曰可忠元以推官意啓曰鄭綸以安瑞順徐主文所招詰問而不直招欲與徐主文面質不可以其言遽為面質請刑訊 上曰可鄭綸訊杖十七度不能言語忠元以推官意啓曰鄭綸喉中微語進士徐禹寧安明祐云而禹寧已死明祐乃瑞順之子也以此不可謂輸情准杖則殞命矣 上曰綸既出言端欺之而更問可也回啓曰欺之而更問事傳教矣今此處欺而更問乎於後日更問乎 上曰不可准杖云故解而坐之更問可也鄭綸解縛而坐飲藥問之則始言云咸平居儒生李輻到進士徐禹寧承言乙巳遂賊無罪之事竊聽而言於安瑞順之子安明祐處而已忠元以推官意啓曰鄭綸納招云聽李輻之言而傳於安明祐云似為不實其意必欲致害安明祐而言矣然以其呀言

取摭矣。上曰：鄭綸言於安明祐云者，以瑞順之言被拿而來，作嫌而欲致害其子之意，不無矣。李輻事何以處之？回啓曰：事涉蔓延，然言根出於李輻云，必問李輻然後知其虛實，不得已。李輻拿問矣。徐主文之招鄭綸言於安瑞順，鄭綸之托言於安明祐云，在下之意，皆以為欲致害明祐之意也。事在上，裁耳。上曰：事雖蔓延，然大罪之事，不倚已詳問，言根出處當拿問李輻也。安明祐事，鄭綸既已言之云，言之於父，言之於子，何異言於明祐云者，欲致害之計也。明祐不須問也。忠元以推官意啓曰：金應鼎書給安瑞順上疏，則切親之間，上疏之意，必相知悉，言根出處亦必詳說，聽知又禁其呈疏之意，亦必有在。詰更詰問。上曰：可。忠元以金應鼎更問之，招啓曰：不直招，請刑訊。上曰：問之而不直招，則刑訊可也。大司憲尹春年啓曰：金應鼎書上疏之事，已承服矣。欲問言根出處，則當刑訊而准杖，則必殞命。書上疏之罪，非輕矣。又以律外之事刑訊殞命，不當矣。大司諫朴民獻啓曰：安瑞順之罪已成矣。金應鼎欲問言根

出處刑訊則殞命可慮應鼎當服書疏之罪不須刑訊也 上
曰言根出處欲詳問故不直招則欲刑訊矣自上更思之書疏
之事承服當服其罪鄭綸等招辭已著應鼎不須刑訊也忠元
以推官意啓曰金應鼎當下於獄矣他罪人何以處之 上曰
已承服者當照律矣鄭綸待李輻上來後處之乎回啓曰鄭綸
當待李輻上來憑閱照律矣金應鼎徐主文無更問之事請以
已服辭緣照律 上曰可且安瑞順雖死當服其罪矣與鄭綸
同時照律乎回啓曰安瑞順雖死與鄭綸同時照律當矣 上
曰可仍傳曰推案粘連封入可也推官等以進士金應鼎保人
徐主文減死杖一百流三千里照律入啓曰徐主文其時年十
五六歲豈知告亂言之事乎此人之罪與應鼎有間書上疏之
罪於死減一等當矣主文之罪似過而他無可當之律故亦於
亂言減一等照律傳曰知道應鼎照律適中矣主文年幼時事
也以次律照之何如仍傳于朴忠元曰此照律及推官所啓之
意分遣史官于左相領府事處議啓推官等回啓曰 上教至

當臣等亦欲減一等照律而他無可當之律如是照律矣傳曰

知道○左議政尚震議徐主文當服知亂言不告之罪然與應

鼎有間自 上欲照以次律其盛意也臣將順之不暇更有何

辭領樞中府事尹元衡議安瑞順以乙巳之事至舉臣名參議未

安今見推官等照啓之辭甚合於情法其後六月初一日李輻

拿來 上御思政殿親問推官及侍臣入侍朴忠元以推官意

啓曰李輻子直納招請刑推 上曰可李輻訊杖三十度輻無

只高辱大呼曰天下安有如此曖昧事乎無罪之人 他言

官意啓曰李輻不為直招所當加刑然李輻言於徐禹寧家時

他無參聽者請入鄭綸使之面質何如 上曰今即加刑恐其

殞命也宜與鄭綸面質矣忠元以推官意啓曰姑出李輻於外

入鄭綸以李輻所招詰問後還入李輻使之面質 上曰可忠

元以推官意啓曰問鄭綸則與前招無異當入李輻面質而共

慶堂陞似遠禁府堂上等臨階察其辭色何如 上曰可禁府

堂上進士秀沉通源元繼儉及問事郎廳金貴榮李重慶坐階

上令兩人相對面質後禁府堂上等啓曰察其二人辭色李輻受刑未久而言語分明氣色自若鄭綸則杖毒之所致或不詳知而辭氣俱餒不能抗言問其往還之時酒食接對留宿節次不能證言但云其日回還一日之程來訪族親而旋即還去似無其理且李輻苟往其家必有可標之事而不能指言李輻之事似為不實矣 上命政丞等進前曰李輻新受刑而言辭明辨表明甚快鄭綸以杖毒之故受病則未可知也言語不為分明又不得舉目此兩人之事何如沈連源曰鄭綸當加刑矣尹溉曰鄭綸安知因杖受病而然乎鄭綸不能明言證表當初亦以已死無明證徐禹寧家說導云似不實矣 上曰鄭綸不無初不忍杖欲其姑緩而言之也 上命大司憲大司諫進前曰此兩人事何如朴民獻曰鄭綸當加刑矣尹春年曰李輻之言分明而鄭綸則不能分明言之似為荒唐矣 上曰鄭綸加刑則無乃殞命於殿庭乎若殞命則恐不能明正其罪也尹溉尹春年朴民獻曰若欲究李輻斥言之虛實則必當加刑鄭綸矣

若殞命於杖下則不能正其罪前既承服亦可以此照律也 上
曰欲知李輻言之真偽則當更刑鄭綸矣若殞命則果不能明示
國法何以處之趙士秀曰李輻之事既歸不實必鄭綸自作之
言也當於其身罪之而已沈連源曰李輻之事不實不道之言
必鄭綸所作加刑與照律中請 上裁上曰安瑞順招內以
鄭綸所言為上疏云鄭綸雖歸之於李輻而亦為不實矣安瑞
順已為殞命故不能明示典刑鄭綸則以已承服辭緣照律且
直質而不實李輻放送可也忠元以鄭綸結案啟之 上曰知
道安瑞順亦於今日照律准官以安瑞順鄭綸照律皆斬不待
時籍沒家產改曰鄭綸以安瑞順之罪見之則其輕重有間而
無他律故以一律照之至於籍沒則似過矣兩司長官及諸議
如是故敢啟答曰安瑞順事依允鄭綸籍沒之事當令史官議
于領府事後發落○領府事尹元衡議鄭綸籍沒之律推官等
以為過重而啟之是欲補 聖上仁厚之德其意甚矣 聖問
忽及於小臣非徒容資甚難名騰於姦口惶恐無地今參於

議罪誠所未安當國家大事拘於一己之嫌容無不達亦所不忍臣聞祖宗朝若有亂言者則雖不至觸上切害必用籍沒之律祖宗豈欲嗜殺而喜用重律哉誠以干於亂逆者不可不嚴示王法故也安瑞順之疏言及慈殿皆祖述逆賊之輩謀逆之辭其時之事自上豈不詳知首末乎語甚駭愕臣痛憤不忍見之瑞順聞於鄭綸而為疏則臣之愚意鼓劫邪豕使人不靖以宗社大賊歸之於無罪之地是乃罪之魁也其有輕重未可知也干於王法之人罪以正律每每減等則臣恐為逆論者相繼而不絕也傳于朴忠元曰領府事所論至當依此議籍沒家產事言于推官

已卯 上問安于 聖烈仁明大王大妃殿○傳于政院曰出

宮時命勿作樂者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上未安故也

慈殿以為當動樂還宮時動樂可也

是日乃
上詔日也

史臣曰常人於初度之日不計親之存亡娛樂無所不至而上乃於是日命勿作樂至承慈殿之教然後乃作其於承

慕之情事存之道可謂兩得矣

○傳于政院曰內官金世健事近日臺諫論啓贓罪過重只以擅徵禾利并錄判下照律○白雲一道如氣自坤方指南方橫布日微暈日入後有黑雲一道如氣布天

辛巳平安道平壤府城內自今月初十日黑黦紅虫或如初眠蠶或如二眠蠶落春薊田及禾穀田博川順安落虫其色青黑日漸繁滋

乙酉 上召對○兵曹啓曰右議政尹溉所啓平安一道之事大臣同議則如修築城堡儲備軍糧訓練軍卒等事多視尋常留心措置之意下書于本道觀察使節度使何如且本道田稅輸納于江邊巨鎮以備軍糧其來已久必有 祖宗深意頃緣繕修事急漕轉于京厥後該曹以年凶各道稅入不敷用度竭本道田稅并請漕轉遂成格例物論以為未便今後本道田稅勿復漕轉依前例轉納于本道傳曰如啓○慶尚道宜寧縣民家雞產雛前有兩足尾端又有兩足不得搖動

丙戌 上御朝講○日微暈

丁亥 上召對

六月戊子朔以慶尚左道兵使捕倭啓本

倭船一隻蔚山地依注全船盡緘斬首三十五

傳于政院曰見此啓本則我軍無一人死傷云邊將匿不以聞例也從實馳啓事下書而捕倭將士次次論功事亦言于該司備邊司啓曰近來倭船未嘗有到泊于蔚山之時今忽來現此必賊輩先使一船伺候我國僻遠之處占其虛實兼欲體探沿海程途者也此船今雖捕獲而賊謀難測左道沿海各鎮浦防備虛疎另加措置日新待變之意都巡察使及左右道兵水使全羅道都巡察使處並下書何如傳曰如啓

己丑夜東方南方坤方如火氣

辛卯夜流星出天津星入危星狀如梨尾長一二尺許色白流星出房星入尾星尾長二二尺許狀如梨色白

壬辰上召對○傳于政院曰陵寢寺位稅兩宗罷後因循題給本為施食水陸而不于於兩宗事愚夫愚婦亦皆知之何至今

不給乎斯速題給事言于戶曹

癸巳夜流星出奎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瓶尾長一丈許色白有光

甲午諫院啓曰臣等伏見上教以陵寢寺居僧位田之稅戶曹不給為未便令速題給大抵有國家者收其租稅之入以頒百工之祿又有職田使士大夫奉其祭祀乃大公至正之義要之非有功勞於民不可以食其稅也今者收民之稅歸之於寺社已非先王之法况百官缺案盛之供而緇流充朝夕之養如此而欲其臣工之奮勵異教之表滅不亦難乎居僧位稅請命勿給答曰水陸施食非只以十字之稅所可為之此則不干於居僧位自兩宗革罷後因循受用雖不舉論本以此為施食水陸也不允

乙未上召對○傳于政院曰見李滉書狀則以病不能上來論思重地長官不可久曠副提學適差付僉知可也

史臣曰滉之為人文章操行兼備而又介拔俗之節真

間世之才也雖以病退托而必有深意存乎其間矣然彼非絕俗亂倫之輩苟能招之以誠則何患其不來為副提學一招而後遽以病適之則其與古人之二聘異矣

丙申憲府啓曰大抵國家之田皆有稅而納之於國者法也納之於寺社者非法也戶曹推還於國於事為當况考之戶曹別賜田案則奉先寺之下田結四十字泛然書之而已其下又有水陸十字則所謂四十字者非居僧位田而何奉先奉恩皆是陵寢之寺而奉恩寺之下曰水陸位曰居僧位而奉先寺之下既有水陸位而別無居僧位則四十字之為居僧位尤無疑矣若曰四十字為陵寢寺之位稅則奉先奉恩同是先王陵寢寺也而奉先則有之奉恩則無之者何也若曰十字之稅不能充水陸之用則奉恩獨以十字為用而奉先則既有十字矣又何以復加四十字也以此見之所謂四十字者果非居僧之位乎自上一所謂陵寢寺位者無乃近於遷就而求合乎臣等未之知也百官之職田既廢而居僧之位稅尚存六卿之人惶恐待罪而

緇髡之輩踴躍相賀大為 聖德之累而况水陸施食之教公然發於朝廷之上何以釋一國崇信佛教之疑也請四十字收稅以補國用若曰奉先乃陵寢寺雖不舉論水陸施食自陵設立之後因循受出此干於兩宗乎考其年年陳省則可知也不允久啓命勿給一年之稅○夜流星出牽牛星入東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戊戌以洪曇

精已清簡處事精詳然無寬弘之量

為弘文館副提學李彥愷為司

憲府執義○夜流星出河鼓星入女星下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己亥 上召對說經李拱曰用人必公然後有益於國前者命勿以請囑為之而豈能盡用公道哉無故作蔽在喪之人皆未付職其人雖未必盡賢豈無可用者乎今都目政臨近請別下教何如

庚子○傳于政院曰陵寢寺位稅雖曰居僧位與兩宗不相干也且陵寢寺之稅自古不得輕減而戶曹擅自不給未便故使之

仍給物情以為未便奉先寺居僧位只乙卯年之稅勿給事
捧承傳可也○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辛丑以濟州牧使金秀啓本捕倭斬賊濟州三十三傳于政院

曰見此三啓本則倭船四隻盡力捕捉獲數頗多又盡燒賊船功

實可嘉褒獎不宜少緩而且以此計之則恐有連續出來之患

防備諸事當倍加措置軍器火炮幸有不足之虞亦預備入送而

防備措置之事及捕倭可嘉之意下諭于牧使且以啓本示于

大臣領府事兵曹備邊司斯速同議回啓○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壬寅以濟州牧使捕倭只捕三級啓本傳于政院曰此啓

本與昨日啓本下于一處議啓且軍官姜侶冒刃突進身先力戰

云如此之人別為論賞○備邊司濟州捕倭啓啓曰金秀文姜

侶寺論賞事下教而爵賞自下未敢擅便故如是回啓傳曰濟

州牧使金秀文常時防禦之事盡心措置遇賊出奇盡殲無遺

使五隻之船無一返去其功不小至為可嘉特加一資以示嘉

獎之意且年年防備諸事多般規畫如此方略亦為可嘉政院

別為文字示以褒美之意而姜侶李善源論功事並錄之合義
盈庫胡椒十斗下送通給上下將卒用於暑熱戰傷人呀服藥
物亦速下送軍官姜侶身先士卒冒犯鋒刃盡力斬獲厥數頗
多亦為可嘉東班陞叙判官李善源自前年屢立戰功今又冒
刃勇鬪射殺亦多至於被箭如此之人不可不別賞陞職三品
史臣曰自古人君之惠莫大於喜功喜功之極至於濫賞濫
賞之極至於止事此必然之理也金秀文李善源之功雖若
可嘉賞加賞職之濫豈可至於此極乎人臣之宣力立功皆
職分內事非特異之事也而所以賞之者為其勸後也然賞
不當其功則非徒不能勸後反開僥倖之門昭侯之惜弊袴
豈不以此哉且功有大小賞有輕重此乃不易之常典秀文
等今年所立之功比之前年則其大小分明而賞與之施無
輕重之差豈可謂慎賞之道乎

○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癸卯 上召對○憲府啓曰近來紀綱解弛貪污益甚故僉使

萬戶之輩唯以故軍徵價為務推肌剥髓少無忌憚在於平時尚為痛憤臣等聞之方倭奴衝突之際邊將等公然放軍以徵其價至有空鎮而獨坐者雖繩之以重法尚為之玩法而不懲况毀法廢例照以公罪則是無乃教探升木乎其間雖或有一二之曖昧袖罪者然豈可以一而廢百乎兵使方好義僉使安止萬戶姜世權闕軍甚多雖曰本未到防事涉曖昧然既自遲晚則為法官者固當依法而照律豈可以為曖昧而擅改法例乎臣等見兵使方好義等緘舌則皆以公文為證然自上使憑閱公文辨其虛實而為之分揀則分揀例也安有自上未有閱實分揀之命而為法官者先自以為曖昧而遽照以公罪之理乎况所謂公文者時未閱實則亦安知其必歸於曖昧乎此路一開則操縱之權必歸於本府而其弊不可勝矣執法之官果若是乎前臺官等以充軍之律歸之公罪一以開邊將縱恣之弊一以壞本府永久之例不察至此極為非矣請前臺官推考兵使方好義僉使安止萬戶姜世權請依律改照前唐津浦萬戶

趙榮基請並依律改正。答曰：皆如啓。○諫院啓曰：用兵之要在於有功必賞，然若不為經遠之慮，不量事情之宜，則賞不足以勸人，而將有不可繼之患矣。濟州牧使金秀文去年將本州殘弊之卒抗倭，奴方張之賊使無陷城覆軍之患，其功可謂大矣。自上特授賞加，而而下無異議者，良以此也。但賞典大濫，則爵秩將不足以繼之，要不可以年年施之也。今者又以倭船五隻捕獲，命給賞加，至為未便。若以邊將立功例授賞加，則假令一年立功，雖至冊三亦當隨而授之，無有紀限乎？請勿給金秀文賞加，議以相當之賞判官李善源去年以捕倭之功既已陞叙今年，又命授三品之職，亦甚猥濫。請依秀文例以此減殺，且親民之官莫功於守令，守令不得其人則一境皆受其害，國家於沿邊守令以文武官差之者，邊方有守禦之責，故俾兼兵民之任，亦不要專以武臣差之也。去年猝遇倭變，朝廷之議沿邊守令非武臣則不可為，至於大典所不載，傍海內地守令亦多適之，非徒新舊之間，色多虧損，武人不習政治，民困於虐政，教

扣心乃謂害甚於倭寇今若不改外寇未至邦本先蹶誠非細
故各道守令非大典所載沿邊之邑請勿以武臣差遣關係人
命之事雖至微賤不可不為之詳審以其冤枉之事必傷天地
之和氣也今月十四日南部明禮坊里中有一女人棄於路傍
頭髮剪去滿身有傷處似是烙焦之痕口不能言語僅有氣息
其夜墜胎又明日物故此乃駭愕之變若非讎嫌所為必是奸
淫之事窮極推問則可得殺害之人而正其罪也今者公道不
行雖有如此之事當部官真及隣里人等或聽殺害者之言而
有庇護之弊請令漢城府劃即審檢務從其實俾伸匹婦之冤
八云申秀
理之婢也答曰金秀文當倭賊犯邊之時全捕五船是豈尋常
之功乎有功而不加特異之褒賞則無勸後之事起懈弛之心
不可不賞加也李善源前雖本品陞叙亦多盡心勦捕之功無
異於邊協協則已陞府使善源之三品亦豈不可乎此二人之
賞予未知猥濫也不允守令事所啓當矣然親民之事雖當先
慮而防備亦不可不計恭大典所載沿邊守令若一切不差武

臣則有妨於禦敵之道以此所啓當議之致死女人審檢事如
啓當部官真不即報于該司推考可也○三公領府事吏兵曹
備邊司同議啓曰近來邊報不絕賊變之發朝夕難保今若以
沿邊各官非大典所載而一時盡適武臣則幸有不意之變而
防備必難矣如不得已更以武臣差送則非但迎送有弊政令
亦頗騷擾雖非大典所載之官防禦最緊處則仍差武臣雖犯沿
海而形勢不至緊關之處則依大典以諳鍊廉簡之人差送為
當傳曰知道 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甲辰憲府啓曰濟州牧使金秀文判官李善源以捕倭之勞或
授資憲重加或授三品之職五船之倭雖曰全捕然此非作賊
於濟州也乃作賊於中國而逢風漂泊者也彼既有罪雖曰不
可不捕然比之前年作賊於濟州之倭賊則其捕獲之功大不
同矣况邊釁已作結怨已深他日報怨之舉不可謂必無而捕
獲之功又大於今日則將以資憲以上之加而賞之乎矧乎國
家之爵有限而他日之有功不止於秀文一人而已則其將以

官爵盡賞之乎請金秀文李善源勿賞以官爵答曰不允○以

漢城府檢屍

私釋德令殘傷棄死故檢屍

單字傳于政院曰見此公事

見於諫院

啓傷處頗多逢打致死明白以檢屍單字憑閱斯速窮推事下

刑曹○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乙巳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午 上名對○憲府啓曰南部女人殘傷之事極為慘酷在

前如此事必下義禁府而推鞠者所以重其事也今下刑曹極

為未便請 命義禁府推鞠王者立制而防民要之補不足而

損有餘歸於中正而已若其損之太過歸於不及則其為弊也

一也今之笠制簷端太廣近於僧笠有駭人見故改制之議不

得不發然其新制盃上太高簷端太狹未免有矯枉過正之弊一

見新笠之制人爭笑之物情若此勢所難行况近因凶荒百物

踴貴故一笠之價至於米石受祿之家尚有難食之歎矧乎士

賤之人朝不謀夕者乎率令備笠何以能備大抵一備新笠可

考三四年一朝棄其舊備其新則以艱食之力挾不悅之心雖

從限嚴令而犯之者衆既犯之而又罪之則不幾於罔民乎至
於絲綿雜織之衣士大夫之家備之甚易故著之已久但其絲
太細其織太薄故人以為近於侈靡而禁之并與絲麤織厚者
而一禁可乎况法前新備者畏禁而不著反為無用之物而且
細木之價甚高故勢難卒備者則冒法而仍著一則以有用之
物歸於無用一則以家窮之人陷於法網可乎如欲禁之以一
二年為限使舊者歸於盡新者不得造一以絕罔民之謗一以
嚴方民之禁則人心悅而法可行矣請著其舊笠子及舊雜織
絲綿細薄者限明年歲末一禁而著其新笠而違新制新衣而
細薄者限今年八月初一日一禁且新笠制令禮曹廣詢物情
適中磨鍊谷曰南部女人殘傷之事下禁府當矣自 上亦欲
詔獄推之而令刑曹察其大槩而入啓後移禁府計料耳速令
禁府窮推可也笠子衣服定限事如啓○未時太白見於平地
夜流星出河鼓星下入東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月微暈

丁未以臺諫所啓大典註解未便條件政府六曹二品以上副
提學議傳于政院曰見此議各以已意議之矣臺官以物情未
便為啓令政府該曹同議未便條件更撰可也沈連源議過三
年陳田皆令許告而永給則盡為強者所占奪而弱者無立雖
之地是豈抑兼弁之道也其云許人告耕者與下條無主田移
給他人者不同或因事故或因貧病不得耕過三年者姑許
他人告狀而執耕本主力瞻可耕而還推則給之此乃使田野
盡闢而地無遺利之意也若永為折給則豈但云告耕而已乎
大典本意恐不如是也大小人負取公私婢為妻者今雖絕無
後世容或有之有則依此條用之無則不用不須強為註解也
無子女養父母奴婢三歲前則全給云者乃指父母同議收養
者也若夫歿後妻養已族妻歿後夫養已族者於其先亡者未
嘗相接有何恩義之可言乎與同宗為繼後者不同恐難全給
其為奉祀者則從分數分給以供祭祀為當尹漑議戶典田宅
條過三年陳田許人告耕者欲使田野盡闢地無遺利此為立

法本意或以為如此則貧弱之田盡為豪強之所有益開蕪并
之路國家既不失其稅則雖陳而收稅者或力未盡耕而有起
治處者并勿許告乃塞蕪并之路而忠厚之意亦寓其中臣意
亦以為然也刑典賤妻妾子女條大小人負取公私婢為妻妾之
文臣等所見以為良賤為婚在律應禁况士大夫而娶公私婢
為妻以自卑其身乎雖曰前朝時有之而前朝之法非本朝所遵
在本朝亦有其人臣等偶未之聞所謂雞城君李陽生者本是
庶孽之人其微時以私婢為妻固其宜也及為功臣位至封君
而不棄糟糠之妻者乃其人之善也非可以此為例則立法之
時恐未必見一人之事而載之令甲也然臣等亦未敢質以已
意故下疑與或字古之註釋者豈無用此例乎雖然此二條
既曰不過不用而已則固不足深論私賤條言三歲前收養者
非一無子女養父母奴婢七分之一註三歲前則全給云者父
母俱生時所養者之謂也用祖父母以下遺書註三歲前養子
女即同親子云者以祖上遺書勿與他之意而言也且其同條

曰無子女夫妻奴婢雖無傳係生存者區處本族外不得與他如
有妾子女養子女亦毋迥其分將此等語反覆終詳臣之淺見以
為家之有土田臧獲猶國之有土有民也有國者皆使子孫世守
先業不失我之尺土一民以為他人之有則有家者亦豈無子孫常
守其業不使其奴婢土田為他族之有之心乎此言雖似迫隘而
乃有家人人所不免之常情所以法典有本族外勿與他等語也然
則或夫或妻生存者之所養子女不知死者之心亦合當否也以此
言之全給之論雖似濶大而恐亦有所未盡但生而同室死而共饗
乃其志願不可區夫妻神主二之之論甚合情理然則已死者已
物雖不可全給而奉祭祀之條或給五分七分之一於理似當臣
等磨勘之時思不及焉古人云議禮之家名為覈訟况議法乎臣
以謗薄叨忝廊廟當初勘定之時不能發明立法本意今猥與
多官更議所當固避而溫教丁寧許復上議臣不敢不盡所懷○
以全羅監司水災啓本南原大水傳于政院曰觀此啓本涉川者多
數溺死為沙汰所壓而死傷者及閭舍之漂沒者亦多至為慘

酷恤典為先舉行川翻田畝之數詳細搞好馳啓事下書于
本道

已酉以李友閔為弘文館應教黃瑞為兵曹正郎朴淳為弘文館
副校理柳增為司諫院正言姜克誠為弘文館副修撰○夜流星
出天培星入元星狀如拳尾長一丈許色赤○全羅道長興府民男
二人女一人雷震死

庚戌憲府啓曰女人殘傷致死之事多出於婦女妬忌之心而
雖不出於妬忌其事極為慘酷則不可以常例推考故下于禁
府為三省交坐期於得情乃 祖宗朝舊例也今者南部女人
之事臣等請下禁府者乃所以重其事而不別請三省交坐者以
其有舊例也禁府不為三省交坐已為駭愕而事干之人只為平
問以其招辭便稱承服而不請刑推使獄事終不究竟尤為駭
愕其事干平問之招或曰偷取生芋本花或曰盜牛此果可謂
得其情乎况禁府堂上之中或有不仕者則亦當備議處決而其
日參鞠之堂上不向備議輕自處決殊徒廢三省交坐啓請刑推

之例並與四堂上通議之例而廢之可乎請禁府堂上叅鞫者
并罷職更出他堂上窮盡推鞫期於得情其事干劄即還囚答
曰已治家長之罪何必更推事干乎不允禁府叅鞫堂上只推
考可也後兩司俱啓只命適之

壬子傳于政院曰李滉累次懇乞情意激切故副提學已適而
又辭僉知中樞不可並適安心調理事下書可也

○政院啓曰古云醫不三世不朕其藥此慎重之意也凡人尚
爾况人主一身有宗社人民之托其於藥餌之事尤不可率爾
為之也臣等聞 上體未寧自差備門命柳之蕃入胘香需散

加減以進云獨為入胘遽自進藥此近年新創之例入胘出外
之後進御之藥當與他名醫及藥房提調之有醫術者商確同
議以進可也以一醫之見遽進其藥臣等極為未安今後入胘
後藥則與他醫及提調等同議進御以為恒式何如非以柳之
蕃於醫藥有所未達也大關事體故敢啓傳曰近來醫員或有
獨入之時昨日金允闇不在適柳之蕃以兼司僕將入番故令入胘

恐或未得赴時進藥故如是為之今後從啓意為之

乙卯諫院啓曰頃因年歲凶饑各道告飢不得已有納穀拜官之議既已下令則不可失信於下也但納穀多寡補官有高下豈有超授太濫之理乎前察訪趙叔珪自願依安商卿例授老職故特授通政此乃影職也別無除拜實職之命而兵曹既以巡將書啓又付司勇擅自開例至為非矣請推考趙叔珪改正答曰如啓○午時太白見於巳地未時見於午地夜流星出危星下入巽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尺許色白

丙辰日暈色內赤外黃未太時白見於午地夜流星出羽林星入南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一丈許色赤良久乃滅流星出羽林星下入坤方天際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B)
732.55
4724
[v.13]
no.13
0194268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13